

流



诗人叶虹

2020年2月
总第25期

目录

叶虻诗三首 《话本里的江南》	4
回国开心过年，返加闭关审势(王新华)	6
狗聊系列 10-12（李江）	10
油田三代铁饭碗，说碎就碎了（文州）	16
戴俊马随笔两篇 《厚道的胡雪岩》	24
田伟诗选 《梦境》	26
锡克裔在加拿大政坛（印象卡城）	27
浅谈加拿大国家、政府、政党的运作（海外留学联盟）	29
童歌专栏 《A Gift from God》	32
娅竹专栏 《紫藤旧事---时光的编年史》	36
Novel <<Horse>> chapter 29-30 (Steven Neu)	39
中国管道、储气库、LNG 接收站现状（中国石油）	45
国家管网公司揭开面纱（北京日报）	48
欧佩克对油市场的影响力有多大？（中国石油石化）	50

《流》杂志编辑



老牛



童歌



姍竹

友好合作 FRIENDSHIP



卡爾加里石油非正式論壇



征稿 CALL FOR SUBMISSION

《流》杂志常年征稿小说、诗歌、散文、随笔、评论、摄影、绘画、书法以及石油工程各类形式的作品，投稿邮箱 magazine.flow@Yahoo.com。

<<FLOW>>, an online literary magazine, is delighted to accept submissions of novels, poems, fiction, artwork, any other innovative literary work, and articles about petroleum industry. Email us at magazine.flow@Yahoo.com。

《流》投稿要求:

1. 文体：虚构和非虚构，散文，诗歌，小说节选或连载，书评，影评，采访，绘画，摄影。
2. 长度：散文，书评，影评，采访一次一篇，不超过 8000 字。小说节选或连载一期不超过 8000 字。诗歌一次不超过六首。绘画和摄影由编辑酌情处理。
3. 文字：英文或简体中文。
4. 格式：单行 (single-spaced), 字体：SimSun, 11 point-font. 文学作品每段第一行缩进 (indentation) 8 个空键，除了文章开头和每章开头不缩以外。诗歌一律向左看齐。非文学作品不需要缩每段第一行。
5. 请附上作者近照和简介。
6. 投稿方式：e-mail: magazine.flow@yahoo.com

其它事宜：我们是一个非营利杂志，所有编辑和作者都是基于对文字的热爱无私奉献。《流》是双月刊，每年二月底，四月底，六月底，八月底，十月底和十二月底出刊。每期截稿日期为出刊月份的十号。若超过截稿日期，我们会考虑在下一期使用。

叶虻诗三首 《话本里的江南》



作者简介：叶虻，北京人。诗歌和散文散见《南方文学》《贵阳晚报》《诗歌周刊》《人民日报海外版》《东方文学》《美国清风文萃》《新西兰先驱报》《蒙特利尔华人报》台湾《南华报》等报纸和杂志期刊；诗歌作品曾多次获得网络文学优秀奖，作品入选《中国网络诗歌年鉴》《北大百年新诗选》等多种诗歌合集。作品多半以上为爱情题材，有情歌诗人的美誉。

《话本里的江南》

一

灯那么安静地亮着
光线若移步于房间悉窣的脚步声
雪会挑个时辰慢慢融化
而我的笔 一半候在柳荫阶上
一半在门内探访杏花的身世

二

此刻 梦比苔藓还要湿滑
谁在宫门外策马
你多么像我的前世 我的陌路
茶盏里有流水
我把你擎在唇边 不饮也不放下

三

此刻 君王把一晌贪欢写进诗里
江山和日落都在大路上
流水不腐 你附耳过来
窗花和灯焰的那一小段距离
需要我们放下各自的身段去填补

四

秋千还是朱雀桥边的那盏秋千
桥洞里自有深水流
该翩跹的都去翩跹了 该栖落的都去栖落了
江南还是蛛网般的陈旧

五

红杏若开口 就有活色生香的媚
莲花若蹙眉 谁还敢吹皱一池春水
红楼还是脂本的最正宗
潇湘馆里的一声咳嗽
都刻画得入骨三分 绕梁三日 不绝于耳

六

她骗你说画舫就是行船
载你的妹妹回苏州
你怔了的那一片刻 我看出了生花妙笔
你回过神来
我才知我也是那个喜聚不喜散的人

七

借给你伞的人一身都是戏骨
盈握的那一刻你也入戏了
人若痴了就是妖
妖若痴了就现了人形
命里定数 三生三世的劫
宁拆一座庙 不拆一段姻缘

八

蝴蝶都是障眼法
委身于其中的魂魄亦真亦幻
故事讲到此处都买个官司
我们都是信以为真的人
我们才是真正的蝴蝶 活在他们的视野里

九

此处是幽径 可以作别
行尽春山的人 栖落一身鸟语
月影多么像诗句里的一声吟哦
人间有多么的空空荡荡
它们就有多么的缥缈和回味

《梦回江南》

让我们来谈谈江南的早春
谈谈一只枯瘦的笔
可以意会的云烟
或者跟着笔意去描摹
一个融雪未化的午后
庭院里如墨迹般清楚的爪痕

要么还可以变成一只茶盏
去品茗一下诗者的腹稿
搜肠刮肚的春山里
南方的嘉木 冲泡成
舌尖上 潋潋的水光
和竹海般葱郁的过往

最后还可以推敲一下
别院西侧的月下山门
海棠此刻睡意朦胧
花间的酩酊 月影扶一下
如降旗般摇晃的诗人

如果这一切可以结束

那定是一帧雨巷的背影
是相逢还是邂逅
全凭命里的那一声
空山鸟语般 意会的题壁

《澄澜堂》

微澜 惊涛 从这里看去都是水天一线
远景似乎要取悦视野 呈浩渺状

山房 松荫 静谧处安若处子
闲着堂前一对草鹞 觅食至会心处得着世界

鸟鸣 棋盘上的落子声
远近中的万籁 看你怎么悟 怎么品

有塘不必称野水 群鸭来戏 便成乐土
一径入荒芜 桃源无内外 互为隐士

山风游说竹林 你不喧哗何处喧哗
残荷也是画意 生姿需在摇曳处落笔

窗前何时衔来一只山月 照临如女子更衣
檐宇 竹姿 山廓 出落成这般模样

一只红尾歌鸪跃上腊梅的枝头
渔火在远处雀跃 光芒顿生双翼

木鱼声传来 告诉我你的虚无
或者是你的执念

取出你内心的惊涛骇浪
降噪忘机 从容品茗 此谓澄澜

回国开心过年，返加闭关审势 (王新华)

王新华, Glenn, 受教清华大学和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是机械工程师但在不同的行业里从事多年的外行管内行的管理工作, 后自主创业。写作是他的爱好, 多年来一直笔耕不辍。他不喜欢华丽辞藻, 更愿意平铺直叙, 娓娓道来。

(一) 在鄂尔多斯过年

计划真的赶不上变化, 永远赶不上。但有时候变化比计划还好。

这次在国内过年对我而言是比较特别的, 这是父母去世以后的第一次, 估计也是未来若干年里的最后一次。姐姐姐夫和弟弟妹妹们对我都关怀备至, 即便如此, 也无法排除父母不在缺乏“家”的感觉。



既然是难得一次, 就计划请初中和高中同学们一起坐坐。以前只要我回去, 都会有同学招待一番。虽然免不了有人质疑“为什么王新华回来就要聚会”, 但聚会依旧, 情谊依旧, 让我倍感温暖备受感动。当然, 我也招待过同学们, 但还是希望这次能再请同学们聚聚, 表达一下我对大家的思念, 也顺便感谢一下母亲去世时同学们的关怀和慰问。

就在我还在等待外地同学返回的时候, 一位高中同学动作很快, 抢先安排大家节前聚会。她的号召力很大, 到场的同学很踊跃, 颇有毕业 40 年小聚会的意味。第二天另外一位高中同学请客, 正巧与初中同学的聚会撞车, 而我已经答应初中同学, 但依然准备两边跑, 尽可能跟大家都见见面。正如有人开玩笑说的, 聚一次少一次。但那天外出返城耽搁, 很遗憾无法兼顾。虽然说聚一次少一次是玩笑话, 但现实有时候的确很残酷。今年春节期间, 一位 30 多岁的业务合伙人毫无征兆地突然去世了, 而不久前他还曾说要聚聚的。我的初中和高中同学中都有先行一步者。谁曾想, 这两个聚会居然就成为这次返乡的仅有聚会。当然, 我们家的传统年夜饭还是如期举行。小年腊月 23 二姐夫请我们姐弟们聚会, 这是第一次没有晚辈们的聚餐, 气氛非常好。但突然而至的疫情风暴打乱了计划, 别的聚会安排也都取消或者无法实施了, 我的聚会计划和旅行计划也全部取消。

以前父母在世时, 初三都要请姐姐姐夫们团聚的, 这是我们老家的习惯, 初三接女儿回娘家。传统做法是弟弟要专程去接姐姐一家, 从独轮小推车到牛车马车到拖拉机到电动车, 弟弟们高高兴兴地去接姐姐回家。如今人们有汽车了, 弟弟接姐姐回娘家的习俗却难得一见了, 大多是女儿一家自己解决交通。如今父母不在了, 作为长子的我准备变个花样继续家里的传统, 请姐姐姐夫和弟弟妹妹们一起去餐馆里聚会。但这件事也很遗憾没有进行。

我曾上网查了去南方的机票车票, 并且规划了路线, 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迂回和转折, 少走冤枉路。结果自然是全部行程都取消, 幸亏没有买票。不过, 后来的情况表明买了票也不是什么问题, 都可以免费退票, 只是要办理一下退票手续。本来我预定的加拿大返程机票是 2 月 10 日, 跟加航联系最早有 2

月 3 日的座位，但费用要 800 加元。当时，我不知道花那么多钱提前一周返回的意义，加航也建议我过一两天再打电话，因为随时都有人退票和改签的。显然，加航的工作人员与我一样，没有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和一票难求的严峻形势。其后我就很难联系到加航了，电话永远打不通。我觉得加航可能是故意不接电话的，因为很快他们就停飞了中国的航班。但当时我买好了去苏州的票，准备随时从上海返回加拿大。



得知加航停飞后，在大家的劝说下，我决定提前返回加拿大。幸运的是，我买到了美国达美航空的机票，从北京经西雅图到卡尔加里，而且临时购买单程机票居然比加航的改签更为便宜，唯一的不便是在西雅图的转机时间很长。买好了返加的机票，我就退掉了去苏州的机票和火车票，同时买好了去北京的机票。退票都是全额和免手续费的，去北京的机票则比平时提前买票都便宜。安排好票务就开始做返程的准备工作。还别说，这个准备其实包含的内容不少。

我对大兴机场心向往之，很想去亲身体验一下。从鄂尔多斯到大兴机场的飞机比较多，而且时间也好，但为了避免在北京转机场的麻烦和暴露，我还是选择了半夜飞首都机场，到机场酒店休息几个小时后就登机飞西雅图。

那时候大部分饭馆和商店都已经停止营业，于是我特意买了一桶方便面和鸡蛋，弟弟妹妹给我特意准备了一些切片的熟肉和水果作为第二天的早饭。我出门特意准备住在酒店里的早饭还是第一次。姐姐弟弟们一再嘱咐：如果在北京不能登机就立即返回家乡，不要困在北京。回家至少有饭吃有床睡。不预则废，这是方案 B。

（二）返家（加）之旅。

在鄂尔多斯提前去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弟弟则等我过了安检以后才离开，怕我不能登机。飞机上旅客很少，每个人都戴了口罩。

到了首都机场我就直接住进机场酒店，第二天一早洗个澡，吃了早饭就早早地去了机场。我担心办理登机手续、过安检、量体温、出关等等需要很多时间，打出了很大的富余量。显然很多乘客跟我有一样的担忧，登机闸口还没有开启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我先是在自动值机办了登机手续，但被告知座位需要闸口安排，于是又排人工服务的队。值机为我申请了座位，告诉我那是最后一个座位。拿到登机牌发现，我身后只有三五个人还在排队，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我也就坐在了飞机的最后一排。过安检、量体温、出关等倒是颇为顺利。我随身只有一个电脑包，所以也不着急登机，最后几个登上飞机。机上给每一位乘客也准备了口罩放在座位上，但登机前我没有看到有不戴口罩的乘客。空乘人员也都戴着口罩，只有吃饭时人们才摘下口罩。

在西雅图办理入境手续也很顺利和简单，与以往没有区别。在国际候机楼戴口罩的乘客很多，但进入国内候机楼戴口罩的人就很少了。我要在西雅图停留 14 个小时，但是没有过夜，要不然，肯定是个不眠之夜。达美航空我飞的不够多，级别不够，不能享受贵宾室，我便买了贵宾室的 day-pass，一则有

吃的喝的和休息的地方，二则可以减少暴露在人群里。电视上播放了美国政府拒绝去过中国的非美国公民和居民入境的新闻，我等于是赶了一个末班车经美国返回了加拿大。

到了晚上，我又登上飞往 Calgary 的飞机。机上戴口罩的可能只有我和另外一个人。很多乘客疑惑地看着我，虽然有些别扭，但我认为戴口罩是必须的。在卡尔加里机场，戴口罩的人依然寥寥无几，海关人员估计也不愿意跟我啰嗦，很快就取上行李走出了到达大厅。太太和女儿开了两部车去机场接我，把钥匙留在一部车里，隔着几十米跟我挥挥手他们就开另外一辆车去了女儿家，我则自己开车回到了空荡荡的家。

（三）独在自家为“异客”

自愿的主动的自我隔离随即正式启动。为了隔离，连家里的狗都跟太太一起去了女儿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隔离 14 天。在我返加前我们就商量好了自我隔离，虽然没有经验，但我们感觉应该彻底隔离，也就是我一个人独居两周。由于事前已经计划好，太太给我准备了许多的食品（包括原材料、半成品和熟食），基本够我两周的需要了。回来赶上下雪，左邻右舍本来也是相互铲雪的，他们对我的自我隔离非常理解和支持，这次则更是承包了全部铲雪，我也就自觉地不出门，偏劳他们了。卡城华人隔离互助小组也跟我取得联系愿意提供帮助，我的校友、老友兼邻居也是互助小组成员则给我送来一些熟食以及牛奶和香蕉放在门口，再打电话让我自取，我们之间也是不发生任何接触。我知道自己携带病毒的可能性很小，但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为了邻居、为了培养、为了社区的安全，我认为主动自我隔离还是有必要和有价值的。这是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

自我隔离当然是有一些不方便。今年我的阴历生日和阳历生日碰巧是同一天，几个月前朋友就嚷嚷着要我办 party 聚会，可是遇到了我的自我隔离，当然就只能自己一个人过了。这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独自一个人过生日。一个人在家固然有很多自由，比如我就有两周天天穿睡衣，但不能出门还是挺憋屈的。

既来之则安之。既然决定做两周的隔离，我就要最好地利用这 14 天，让它变成一种愉快的经历而不是一个磨难。其实，对我而言自我隔离也并非一件难事。头几天因西雅图转机时间过长，导致比平时倒时差昏睡的时间更长，把“西雅图的不眠夜”带到了卡尔加里。然后就进入一般的倒时差并恢复日常工作，现代工具和网络使得在家办公也非常方便。唯一的困扰是要等到闭关结束才能跟别人见面，出关后的见面计划已经排了很多了。另外，朋友们给我推荐了几部电视剧助我打发时间，我也有机会看了一些知识类的片子。



对于我的主动闭关，家人和朋友们都是非常支持的，就连我的客户都提出给我送饭，老友邻居更是关怀备至。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和道义的，大家的理解和支持给了我很大的动力，也让闭关更为容易和顺利。

手头时间多了，也可以静下心来关注一下平时忽略的东西和思考一些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易经》对庚子年的解释。易经说庚子年的地雷复，是冬藏积蓄的时候，呈阴极返阳之象，是阴气最重而阳气试图返还的年度。阴气重容易引起一些疾病、灾难、矛盾、冲突等，阳气要突破阴气的压制和包围，需要做多次努力方得成功，因此会反反复复几次，并不是一蹴而就，一举成功的。否极泰来，除否迎泰并非易事，这就需要我们保持警觉性、养精蓄锐、关注重新分配和系统调整、做适当的闭关和减少商旅。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强反力越大，一如弹簧被压缩才能蓄能才有跳起的动力，而压缩越大，动能越高。这也是为什么庚子并不是一个阴霾遍布不见阳光的年度。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我们无需全力反击古难全的现实，而是利用好反弹和动能，把生活和事业推向高潮小高潮。

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追求，执着也罢，强求也好，我们都在追梦，名誉、健康、快乐、地位、财富、权力、官职等等不一而足。然而，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星夜赶科场；彼之珍宝，吾之草芥；吾之砒霜，彼之甘露。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们需要顺天应人，无意间，灯火已起，我们寻求的那一个就在星火阑珊的不远处。

我们到底追求的是什么？我们的内心真正所属的是什么？人贵在自知，知己实属不易。想到还没到，到了不知到。知多知少难知足，这个“足”就是度，而度是最难把握的。知道自己的局限在哪里，本身就是力量和智慧的体现。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唉，不易啊。我自以为是地认为“心劲儿”是我40年前发明的一个词。那时候的确没有人使用这个词，我在用的时候还需要给人解释词

义。人必须有心劲儿，这是力量的源泉。一个人的力量、一个民族的力量和一个国家的力量来自于自身。我们不需要左顾右盼，我们只需要从我们各自的内心挖掘力量的源泉和智慧的灵感。越是在这样困难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展示我们的心劲儿、智慧、意志和决心。

我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但我同时也是一个可以很宅的人。我的自相矛盾由来已久，这是我四维主控大脑的结构决定的。闭关过去一半了，我其实挺享受的。希望下次闭关是我自己没有任何原因就是选择闭关，而不是像这次，虽然是自愿但事出有因。

历经 15 天自我隔离终于顺利、胜利地通过了。我一直知道自己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很低，但作为预防，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为了朋友、为了社会，两个星期的隔离和不便是值得的。闭关期间，得到家人、朋友、同事和客户的关心和支持，既有直接的物质的支持，也有精神的道义的支持，有的近在咫尺，有的远在天边，都是非常重要和有价值的。很多人依然在隔离，很多人依然在挣扎，很多人依然在无私奉献，让我们为他们祈祷、给他们以支持、与他们并肩作战。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之后是修我矛戟修我甲兵以及与子同仇与子偕行。我们需要一起努力，直到取得战胜疫情的彻底胜利！

狗聊系列 10-12（李江）



李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退休媒体编辑、记者。中作协会员。出版作品：《双面人生》（上海文艺出版社，上下卷，四部集。获三年一届黄河文学奖一等奖，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提名）、《笑面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绝色股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人狗情缘》（北大方正集团，全国网络长篇小说大赛优秀奖）、《飘飞的蝴蝶》（中国当代十人小小说作家丛书第二集）。

十

墓群里，一拨人折腾了好些天，新建一座墓，新起一块碑，往上边放了好些祭品，其中有不少好吃的，还有酒。月明星稀，狗仨又来到了这座墓碑下，饕餮上了。吃喝正酣之时，突然地下又冒出一句：“馋啊！”

几条狗惊一跳，狗爷镇定，问下边：“你是谁？”

下边：“刚从下边那块迁过来的。”

狗爷：“馋有啥办法？你就听个我们吃肉喝酒的响声就行了。”

地下：“多少年，都没有这么丰盛过了。”

狗爷：“咋，以前，你的子女们没给你上过坟吗？”

地下：“上是上，凑合一下，做个样子。”

狗爷：“为啥？”

地下：“儿女们家境都不是很好，下岗的下岗，吃低保的吃低保。有一个，还在靠捡废品补贴家用。”

狗爷：“那迁什么坟？这里是高档墓区。”

地下，“儿女们的面子。每次上坟，都在吵吵，说是以前很不如我们的人家，都将先人迁出了那块老坟地。也确实是该迁了，跟这里相比，那就是一‘棚户区’，埋的全是最底层的人。我的前后左右，不是牵着驴车卖豆腐的，就是订鞋、搓澡、给人修脚的……”

狗爷：“那就到左边那个一般人的‘经济适用墓’去嘛，肯定比这里便宜得多？”

地下：“你知道我以前是什么人吗？”

狗爷：“啥人？”

地下：“厂长，XX大公司的。”

狗爷：“哟，难怪！哪为啥当初不直接葬在这里？”

地下：“当初，不是只有那一片墓地嘛，根本就不分什么贵呀贱的。这都是后来这一二十年才搞的景。”

狗爷：“这里，看上去风光，面子货。其实，墓碑挨墓碑，风都透不过，有啥好凑的？人，我看不如我们狗。我们是哪舒坦哪跑，你们人是哪热闹，表面风光往哪凑。”

地下：“你这话说得也在理。其实，在原来的‘棚户区’，最好，宽宽敞敞，没遮没挡阳光好，空气透。”

狗：“那你儿女们咋想？经济条件又不好，听上去你也喜欢在那边，为何要来这遭罪？”

下边：“儿女们有个心结。”

狗：“啥？”

地下：“知道前几天刚刚上了吊的那个XX公司助理吗？”

“知道，前几日，在他坟头上，还跟他聊得热乎。”

地下：“他告诉你他的历史吗？”

狗：“没有。”

地下：“最早，近三十年前，他是从新疆兵团招来的。那时，我当车间主任，看这娃可怜，是个孤儿，肯吃苦，也能钻，听话，就常常将他带到家中去给口饭吃。工作上，也多有照顾。这娃也争气，表现突出，我就把他提了起来。先是班组长，后是工段长，再后来，我到厂里当了副厂长、厂长，又把他提成了车间副主任、主任。就在这时，我突然就病了……”

狗爷：“你讲的这一大圈，与你这迁不迁坟的，好像扯不上什么干系？”

地下：“有关系，你慢慢听。这小子真还是我没看走眼，这不，就一步步地往上升，最后，竟然爬到了公司助理的位置。”

狗：“这不挺好嘛，你的儿女们，应该也跟上沾光？”

地下：“沾个屁，儿女们对他意见大了去了。这次他吊死，儿女乐坏了。他如果这次不上吊，儿女们还犹豫。他一上吊，儿女们才动意，这坟非迁不成。”

狗：“为啥？”

“儿女们心里不平衡，他算啥？当初来时，在我们家蹭饭，是我一手把他提起来的，没有我，哪有他的今天？凭啥他死了，还要进这高档墓区，我却还要在那‘棚户区’里呆着？所以，才迁的。为迁这坟，几个儿女东挪西凑，紧坏了，两个孙子还都拿了钱。你想想，年轻人，现在，哪个不贷款买房？却要给我分出钱来买墓地，实在是让我心里不忍。”

狗：“那你当初也是个厂长，怎么没把自个的儿女们安排好点，弄得他们一个个下岗的下岗，吃低保的吃低保？”

地下：“不能怨我呀，自个不争气呀！当时，都安排他们一个个好工作。可是，他们自个不上进努力，我有啥办法。我要活着，可能还能跟我沾上光。我一蹬腿，他们一个个全完，混得是一个比一个差。”

狗：“不去找找那公司助理？他按理说是应该帮一把的。”

地下：“症结就在这里。人家不是没帮，帮了。可是，不能没完没了呀。一家子四五个，有个大小的事情，就去求人家。不但自个的，三亲四戚，五朋六友的，也去。最后，把人家可能也找烦了，纯粹就开始躲了，躲了几次，就把我老大给惹下了。一次，他明明在办公室，可是，楼下门卫就是不让老大

进去，说是他不在。一会儿，他开着小车出来，我老大看见了，隔着窗给他摆手，可是，人家把头一缩，摇上车窗走了。以后，打电话，根本不接。老大是个火爆脾气，一次，专门堵在公司门口，指着鼻子，将人家骂了一通。从此后，一家人就跟人家有了过节。”

狗：“人啊！”

地下：“你以为呢，你们狗，那有我们人活得这么复杂。”

狗：“跟你一席话，更加坚定了我以前的看法：完全彻底明白了你们人要养我们狗的原因了。”

地下：“说说？”

狗：“我们，是对你们人无条件地忠诚。而你们人相处，是有利益诉求的，是图回报的。一旦满足不了，这种关系就完完。没有哪个人对自个的恩人忠心耿耿一辈子，狗却能。说穿了，你们人养我们，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你们自个的需要罢了。”

地下：“你比我那些儿女们聪明！”

十一

今日是鬼节，来上坟的人真是摩肩接踵。待晚，狗爷好奇地跑到一个墓前，跟地下的聊上了：“我发现，今天到你这来的人真是不少。”地下：“刚死嘛，自然来的人就多一些。”

狗：“但我发现，好些个本来是上别的墓葬的人，也跑到你这边来瞧两眼，还对你的一生评价两句。”

地下：“我是个知名人物。”

狗：“我也听出来了，好像你生前是个知名私营企业家。”

地下得意：“是的。”

狗：“但我发现，他们一个个对你的评价大相径庭。”

地下：“说说？”

狗：“说你好的，夸你夸得一朵花——从小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刻苦学习，努力上进。成企业家后，又捐资助学，帮危扶困：为村里修学校；为乡上修公路；为县上办养老院；为市里建公园。满大街的宣传栏里，都贴着你的事迹与头像。说你不好的呢，骂你是猪狗不如，嫖女人，在外边养着好多个，光私生子就八个。说你之所以能搞这么大，全凭行贿。还攀上了一个主抓工业的女副市长，好像两人还有一腿。说你从小就横行乡里，欺软怕硬，爱耍流氓。十五岁就进少管所，十九岁进监狱。后来经商办企业，也是极不讲信誉，经常拖扣工人工资，欠别家款不还。大过年，都跑出去躲债。这听上去，简直是天壤地别。哪一个真实的你？”

地下：“两个都真实，一点都没错。”

狗：“那为什么有人要说你好，有人却说你坏？”

地下：“需要与情感。”

狗：“咋说？”

地下：“需要我和对我有好感的，说你好的一面；不需要我和反感我的人，则挑说我不好的一面。”

狗：“试举一例说明？”

地下：“那个大夸我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外甥侄子全在我厂子上班，我几乎养着他们一个大家族。那个骂我骂得最狠狗屁不是的，是工作不得力被我开了的。”

狗：“你们人，真他妈的太不客观了。我们狗，咋的就是咋的。”

地下：“所以，你不要太相信哪个人在你面前说好，还是在你面前说坏。”

狗：“你说的是极端的例子，我还听到好些对你的评价呢。”

地下：“你听到的好的评价据多，还是坏的评价据多？”

狗：“似乎是正面的评价要据多的多一些。”

地下：“这就对了。”

狗：“为啥？”

地下：“你刚才不是听他们说，满大街都贴着我的事迹与照片？”

狗：“宣传的力量？”

地下：“你真聪明，一下子就猜到了。满大街都在宣传我的好，谁不认为我好？靠他那一烂嘴，能把我污到哪去？相当于一加一，加上十次，才能有十人听到他的。说我好的，相当于十的 n 次方。你说哪边作用大？”

狗：“问题是，为什么，大部分的人，他就要相信墙上宣传你好的那些呢？”

地下：“你以为，大部分的人，都像你一样，独立思考？都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懒于思考。你看看，前一段，揪出来的那个我市的大贪，没揪以前，广播报纸电视，夸

得他这好那好，好得成了圣人。弄得大街上，人人都是赞他夸他的。揪出来后，罪名一罗列，我的天，比狗屎还臭！”

狗：“你们人怎么一骂起人来，总往我们狗身上扯！你刚才还夸我聪明来着。我们狗身上，有好多你们人身上所不具备的优点！”

地下：“啥优点，说说？”

狗：“其它，你也知道，我就不多说了，就说这嗅觉吧，你人就无法比。你看这人写的小说，就像根肉骨头，没做熟之前，你们人，有几个像狗一样，能闻出它的香味的？”

十二

地下：“来，聊聊。”

狗：“你这算加塞，有六个在你前边先排着队。”

“不行，实在等不及了。不然，今晚，又得失眠。”

狗：“没听说鬼还睡不着觉的。”

地下：“呃，自打入葬以来，我整宿整宿睡不着。”

狗：“你生前干什么工作？”

地下：“医生。”

狗：“哟，白衣天使，受人尊敬。”

地下：“白衣狗屎。”

狗：“又来一位，骂人就拉上我们狗。我们狗那惹着你们了？”

地下：“我问你，你们狗屙的屎是不是挺臭？”

狗：“是。可是，臭不臭的，与你想跟我聊的话题有啥关系？”

地下：“关系大了去了。医生，表面光鲜，其实，狗都不如。”

狗：“看看，又拿我们狗抬你们人。好像你们人总是比我们狗在各方面都居高一等。”

地下：“掏心窝话，我们医生，真不如你们狗。”

狗：“讲讲？”

地下：“知道前年股票大跌的事吗？”

狗：“不知。”

地下：“知道传销吗？”

狗：“不懂。”

地下：“那你知道贩毒吗？”

狗：“更不懂。你们人的世界太复杂，虽然我近来了解不少。”

地下：“那我就直接说，他们干的那些个勾当，和我们一比，就是小巫见大巫。”

狗：“怎讲？”

地下：“病人，本来很小的毛病，我们给他开大处方。”

狗：“这我知道，好像就是人常说的医生按药方比例抽钱。”

地下：“抽得比列之高，一般人都难以想象，抽得在北京给儿子买了房，把女儿送出了国……抽得我心直惊肉直跳！”

狗，“医德有问题？”

地下：“还有比这更厉害的，你知道癌症病人一个个咋死的吗？”

狗：“不治之症嘛。”

地下：“可是，我们就是要给他治。”

狗：“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地下：“狗屁，我们心里清清楚楚，是根本治不好的。而且病人一个个被治得极其痛苦。”

狗：“又扯上我们。那为啥还要治？”

地下：“为钱呀。一个病人身上，就可以捞几十万！说医德问题，简直就是赞美我们。杀人，懂吗？我们这行，等于就是直接杀人。”

狗：“你讲的这些个，我其实以前早听你们人讲过。我明白你的心结，说自个杀人，是心里极其内疚的自责之词。良心上过不去得厉害。”

地下：“你是聪明，跟其它狗不一样。难怪那么多的鬼都抢着跟你聊，还要像我当年看病人时一样，预先排队挂号。”

狗：“别贫嘴。这会告诉我，你是咋死的？”

地下：“每天，都做噩梦，梦见被我整死的那些个病人，前来向我索命。一天，梦见一个往我心口重重捣了一拳，就再没醒。”

狗：“噢。”

地下：“来到这里，发现有不少我过去治死的病人，心里就又疚起来，整晚睡不着。”

狗：“听你这声音老熟，我想起来了，以前在我愚主人家里，好像电视上有你一个讲座，专门介绍癌症病人化疗的必要性与操作规程。我那个愚主人还说你讲得好。”

地下：“当时去电视台做节目完全是为我们医院多拉些病人，也是为我个人增加点人气。你主人他哪能想到这些。”

狗：“他是个傻子。”

地下：“我是个骗子！”

狗：“别再自责。我问你，你跟我聊的目的是什么，是倾倒一下心里的垃圾就完了，还是有其它的奢求？”

地下：“也就是给你倒倒，你一个狗，还能帮助我什么，助眠？”

狗：“你还别说，我到这里来，也有些时日，跟不少鬼聊过了，懂了好多好多你们的心思，知道咋给你们一个个解心结。”

地下：“我叫你来，是真的很闷，别把你自个看高了，你不过就是一条狗。”

狗：“告诉你吧，你得的是一种道德瑕疵强迫症，非常好解。听完我的，保谁你当晚就放下包袱，睡个好觉。”

地下：“扯蛋，我不信。”

狗：“我问你，你是不是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地下：“是，我家三代中医世家。”

狗：“你父亲是不是从小教育你悬壶济世，就是病人没钱，也得治病救人。更别说绝不能坑骗病人？”

地下大骇：“对对对，我爷爷、父亲，都是这么从小教育我的。”

狗：“这就根子找着了。你后来所干的一切，跟你的爷爷父亲从小教育你的，截然相反。可是，你又不能改变这一切，而且，还从中得到巨大的利益，与从小所受的教育

发生巨大的冲突与反差。所以良心受不了啦，所以，就发生了后来的一切，直到现在躺在这里还睡不好觉？”

地下：“你说得太对了。可是，又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我这一心结呢？我有点对你刮目了。”

狗：“有，你听我给你慢慢解：那些贪官，一个个，比你占得多吧？像你这样，良心自责做噩梦把自个做死的有木有？”

地下：“你这好像说服不了我，有点儿扯不着。”

狗：“好，我再给你来第二副心药：各种台面上风光的行业，其实都在干你们医生相似的勾当，只不过，曲折绕个弯罢了。”

地下：“咋讲？”

狗：“那些昧良心的教授们，四处为挣钱赶讲座，屁屁屁，把社会吹得天花乱坠，哄得学生激情澎湃。学生一进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这也碰壁，那也撞墙，彻底失望，割腕了，跳湖了，你说这算不算诈骗？”

地下：“似乎能扯上点干系。”

狗：“一些政府官员，没钱还想搞政绩，上大工程，把一个个项目层层承包下去，结果工程烂了尾，农民工讨不到工钱，跳楼了，摸高压线了，这算不算变象杀人？”

医生：“有启发。以前没想。”

狗：“一些公检法，直接整冤案毙人，报道的不是个别。”

地下：“听你这一讲，我倒是有些释怀。”

油田三代铁饭碗，说碎就碎了（文州）

狗：“现在的好人与坏人跟原本传统意义上的，根本概念不一样了。越是体面的，高高在上的，杀起人来，不眨眼，而且不受法律追究。刚才所提的那些什么教师了，欠农民工工资的，搞了冤案的执法部门的干部了，他们一个个疚不疚，晚上睡得着觉？”

地下：“不知道。”

狗：“等等，还有第三副。全国的医生，都是在这样做，还是只有你一家医院，你一个医生在这么干？”

地下：“当然是全国的医院和医生都在这么干。”

狗：“越猛的药，越在后边：你平日里，吃没吃过苏丹红辣椒面、地沟油油条、注了色素的西瓜、刚喷完农药就拿来上市的蔬菜，等等等等？”

地下，“肯定有了。”

狗：“我再给你开最猛的一副药：你承认不承认，每一个小贩卖菜的秤，几乎都做了手脚，全都短斤少两？”

地下：“我想几乎是吧。你的意思，他们也在反骗，反害我？”

狗：“所谓量变质变。你的死，也不可能只是因为内疚，做梦病人给了你心脏一拳那么简单，肯定与你平日里吃的这些个垃圾食物、吸的脏空气、被污的水、毒化的社会风气……等等有关。把血管、免疫系统、心情什么的全搞坏了。任何一个你治死的病人，都有可能在你的死因上担着一份责任。”

地下：“我的妈，跟狗一席谈，胜读十年书！”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为了振奋起在油价持续走低形势下职工们的士气，这一个月来，采油厂已经召开了3场“誓师大会”。会上的保留节目就是采油厂领导带着几百号职工合唱《石油工人之歌》，嘹亮的歌声在刚9点就一片漆黑的城市里飘荡。

我和发小胖子站在天台上吹风，眼前整个油区安静得如同一片废墟，只有会场上的条幅，被4月的晚风吹得呼呼啦啦响。“曾经有多么辉煌，现在就有多么死寂。你说这石油人的铁饭碗，怎么到咱这儿就不好使了？”胖子无力地趴在栏杆上说。“胖子，你后悔回油田吗？”“你看里面那些人，”胖子吐了一个不成型的烟圈，说道，“他们来油田，后悔吗？”

我一时无语，望着远处十字路口一闪一闪的孤灯，突然想起我爹刚来油田的时候，他师傅对他说的一句话：“好好干吧，就咱地下这些油，抽到你退休，绝对没有问题！”

时至今日，我爹还没退休，油田这个庞然大物就已经日趋没落了，不管誓师大会上的口号喊得多么响亮，未来这数万人的生计依然是个未知数。我作为一个毕业多年的“伪油二代”，现供职于某知名老油田。之所以说自己是“伪油二代”，是因为当初我爹妈并不在油田内部生产单位工作。我虽然和一帮“油二代”、“油三代”一起长大，但对石油开采行业的内情一无所知。当然，最直接的区别就是——我从小只能看着别人家发东西。八九十年代的油田和过去计划经济之下的那些大型国企一样，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医疗、教育、农场，一应俱全。那

时北方的物资还比较匮乏，但油田的福利却让人眼馋：节庆分东西，四季有补贴，过年时更是一车一车的东西拉到单位大院里，热火朝天地分上半天。而我爹作为油服单位的“轮换工”，很少能享受到这个待遇。当时，油田上的工种特别多，正式工、劳务工、大集体工还有季节轮换工、临时工等。那时候，我爹已经来油田十余年了，依然没有成为一名正式工。

在我 5 岁那年的一个冬夜，我妈带着非要跟着她加班的我，从职工大院里捡到了一个跌落在雪地里的纸箱，里面装着冻鲑鱼和猪腿。此时，楼上各家的厨房外，只有 3 楼的窗户上没有挂着纸箱。我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抱着箱子就上楼了。那之后我时常想，如果那天我没有跟着妈，她会不会就把纸箱带回家、我家是不是也可以吃上一顿鲑鱼饺子了？为此，我后来总是一个人偷偷地穿梭在漆黑的冬夜里，寄希望于可以再次捡到一个从楼上掉落而不为人知的箱子。掉东西的那家，就是胖子的家。因为我妈还了那箱东西，凭着这莫名的缘分，我们两家人后来就慢慢地熟识了。胖子的姥爷当时是采油厂的副指挥（相当于现在的副厂长），他妈妈在供应站工作，家里最不缺的就是单位分的各种东西。我在他家吃了人生第一顿鲑鱼饺子、第一块巧克力，还第一次喝了咖啡。而最让我眼馋的，是他家成沓的冰糕票和游戏票。自从看到这些，我就成了胖子最忠实的狗腿。

1998 年，我爹突然接到通知——他们单位要外派人去青海干活，并承诺干满 3 年就可以转成正式工。为了一家人以后的生计，也为了我的学业，我爹决定带着我离开油城。临行前，胖子提了一大包好吃的给我：“你好好学习，等你爸转成正式工，回来后咱们一起考油田一中，我还罩着你。”

青海的工作远比油城艰辛，我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沧桑起来，以至于我妈第一次过来探亲，就几乎要认不出面前这个小老头了。“怎么能弄成这个样子？要不回去算了。”几经犹豫，我妈还是忍不住劝道。“那怎么行，眼见就可以转正式工了，辛苦几年不算什么。以后咱家就可以跟那些油田人家一样了，文州回去上学也能上油田一中。”我爹急忙摆手拒绝。

已经懂事的我此时无比痛恨油田——凭什么有些人一出生就可以打上油田子弟的烙印，而我爹却要付出百倍的艰辛，才能跟他们站在一个起跑线上？

2005 年，带着对油田的不满，我第一次高考志愿并没有填报任何一所石油院校，可惜高考失利，只能再复读一年。2006 年，第二次高考结束，已经回油城工作的我爹专门来青海看我，虽说名义上是来看看老同事，可到达青海的第一天，我爹就跟我透了底儿：“现在油田的政策特别好，只要是对口专业，毕业就是正式干部！你还选什么学校，直接报石油大学就行！”“你一辈子都在跟油田较劲儿，好不容易熬成正式工，可现在正式工也不值钱了。就油田发的那 3000 块钱工资，够干什么？你为啥还非要让我回去！”

说到油田，我气就不打一处来——我爹在青海吃了 5 年沙子后，终于以正式工的身份回到油城。可此时，油城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府大力发展地方经济，人民生活水平稳步上升，油田发的那些福利再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了；不仅如此，油田各单位已经近十年没有涨过工资，连我远在老家的亲戚都看不上油田了，“现在在哪个一个月挣不了 3000 块钱？还用得着跑那野地里去吃污染”。

看着横眉冷对的我，我爹突然泄了气：“文州，你还小，不懂这个社会有多么复杂。油田再不好，有爸爸妈妈在，你可以少奋斗很多年。”晚上，我又接到了我妈的电话：“闺女，你要体谅我们一下。你爸爸因为身份的问题，半辈子都在单位干苦力，现在刚刚好起来。妈妈的大集体工，到现在也才成了家属。爸爸妈妈都希望你可以回油田工作，一是在我们身边，二是油田虽然挣得不多，但旱涝保收，是个铁饭碗。我听胖子他妈说，胖子去年就去上石油大学了，他那个专业特别好找工作。”

这些年我跟我爹在青海，胖子一家对我妈多有照顾，所以胖子他妈在我妈心里，一直是主心骨一般的存在。最后，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看着被生活磨练成老头老太的爹妈，我最后还是以超出录取线近 100 分的成绩，去了石油大学。

当我踏入石油大学校门的时候，胖子已经是学生会副主席了。晚上胖子给我接风，他一边打着酒嗝一边拍着我的肩膀说：“在学校里跟着我混，保证吃香喝辣。出了学校，包你找到好工作。”可惜，这张包票最后连胖子自己的工作都没包住。

2009 年胖子考研失败，他爹花钱给他买了一个国外某大学和石油大学合办的研究生名额，前两年在国内学语言，后两年出国读研究生。这年 10 月，各大油田和石油公司开始校招，打算考研的我为了“保底”，还是参加了我家所在油田的校招。

当时，油田上的工种只剩下了正式工和劳务派遣工两种。对应的招工也不一样：一种是正式干部，工作关系隶属于油田，是从各大石油院校、重点高校招募的对口专业大

学生；另一种是劳务工，也叫子女工，就是油田职工的子女，不管什么专业，统一参加岗前培训一年，通过考试后就可以上岗，只是关系挂在皮包公司里。

校招的时候，面试官没有问一句与专业有关的问题，只是大体打听了一下我父母所在单位和官职后，就直接说：“你家这个情况对油田也不了解啊，你想去哪个单位？”那时候，我年轻气盛，最讨厌别人拿我爹妈单位说事，直接回怼：“‘四大院’我都能接受。”这个“四大院”指的是油田内部的 4 个大型研究院。果然，面试官嗤笑一声后说“那你等着吧”，就结束了我短暂的面试。

2010 年寒假，考研成绩出来，我以英语 2 分之差无缘研究生 A 线。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一整天后，开门对我爹说：“我准备上班了。”当晚，我爹就在油城里唯一一家五星级酒店设宴款待了胖子一家，热烈庆祝我“考研失败”。在他们心中，大学只是块敲门砖，趁着油田政策好，抓紧回油田工作才是正事。至于学历，等有了官职，再读个在职研究生、博士生都是轻而易举的事。

酒足饭饱后，胖子他爹问我想去哪个单位，我赶紧表示我想去研究型单位。胖子他爹皱着眉头想了一会：“难办啊文州，你学历太低了，这几大院都不要本科生。”“那就跟着您鞍前马后吧。”我爹趁我还没说出其他要求之前，赶紧说出了这句他准备了一晚上的话。

入职第一个月是安全培训。整个本部的开发单位都在招待所里培训，只有我们几个偏远的采油厂在郊区的一个大院里，环境跟大学野外地质实习的情况差不多。一溜臭气熏天的旱厕顶风能臭出二里地去。

第一天开课仪式结束后，老师要求大家第二天正式开课时必须统一穿工服。这时，一个叫大木的同事立刻举手问：“我可以穿我妈的工服吗？我妈有短袖。”

在油田生产中，为了操作安全，所有的工服都是长袖长裤，只有在 2000 年左右的时候发过一批短袖工服，如果不是老油田子弟估计都没见过。能有那批短袖工服的，不是领导，就是不需要上井的机关文职人员。在我印象里，我爹也曾憧憬过那套短袖工服：“白帽子，红短袖，一看就是领导。”在大家诧异的目光中，老师轻轻笑了一下说：“室内课程没问题，但是操作课程还是穿长袖比较安全。”大木一边用手扇风一边说：“这么热的天还非要穿工服，也太难为人了。一天下来，肯定一身的臭汗。”说完，她身边一群人也跟着起哄。

看着他们哄笑的样子，我一下子就想到我爹这一辈子都被一套大红工服套着，突然怒从中来，狠拍了一下桌子：“愿意穿什么就穿什么，别耽误大家下课！”班上百十号人立马鸦雀无声，老师赶紧出来打圆场：“好了好了，都记得穿工服啊，可以回宿舍了。”出了教室，同事小白追上我：“行啊你文州，一战成名了。”

经过安全培训和入职教育，我正式成为了一名一直被我爹羡慕的“油田正式干部”。可这个头衔还没捂热，我就被分入距离机关最远的采油八矿实习。穿越一片半人高的野草之后，一个大院，三栋小楼，这就到了采油八矿矿部。虽然早就听说在采油厂干活不分专业只分男女，但入职之后，男的全去作业大队抬油管，女的全去采油队干小工，这样的分配方案还是让我这个“外来户”大吃一惊。等看到薪酬通知的时候，我更无语了：头 3 个月试用期没有工资，3 个月结束后，

一次性发 5000 块钱。骂娘的话已经到嘴边了，但看着旁边的人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我只好撇撇嘴跟着一起入职的同事们去领了宿舍钥匙。

单位的宿舍楼估计比我年纪都大了，外墙剥落得一塌糊涂，内里也充斥着一股奇怪的味道。顶楼 4 楼是我们这些刚入职的宿舍，一间 3 人，共用洗漱间，没有空调。在 7 月的骄阳下，顶楼被晒得透透的，室内温度一点也不比室外低。跟我住同一间的是大刘和笑笑，他们都不是油田子女，大刘家里还有 2 个弟弟，笑笑家里还有一个妹妹，她们当年上石油大学，完全是听说这个行业挣钱多，想贴补家里。“都说石油行业挣钱，可我现在怎么这么心虚呢？”大刘感叹。

晚上，几个分到八矿的同事一起出来吃饭。看着这一桌从全国各个省市出来的同事，我突然心生悲凉：如果他们发现石油行业并不能给他们带来曾经憧憬的高收入，他们该将如何面对家里、面对自己这些年的努力？

吃到一半我出来结账，小白也跟了出来，看着小白一脸轻松，我指指周围一望无际的旷野和上下翻飞的抽油机：“小白，上学的时候你有想过油田会是这样的吗？你看咱们这个环境，来油田你不后悔吗？”“后悔啥，我就等着挣了钱回老家，拿钱堵死那帮嘲笑我爸妈供我读大学读研究生的亲戚们呢，让他们看看啥叫知识就是力量！”小白的乐观一下感染了我：“干他娘，都这样了，不干个出人头地怎么对得起爸妈这些年的付出！”

等正式开始实习了，我才发现自己跟小白一样天真。不知道是不是点背，我被分入了距离八矿矿部最远的采油 35 队，矿部到 35 队有 20 多里地的路，矿上的人事干事带着我在一条破路上坐车颠了半个多小时才到。

在队部上，干事在传达完领导对今年毕业大学生在基层实习的要求后，拍着 35 队王队长的膀子说：“这个女生你先用着，等男生在作业大队实习完，一定给你弄俩干活的主力来。”接着，王队长问了问我的家庭情况，之后叫来一个大姐：“给你个徒弟带着，别出啥事儿。”说完就带着干事进屋喝茶去了。作为一个既没有压力容器操作证、也没有 HSE 证（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体系简称为 HSE 管理体系）的新人，我跟着师傅王姐去了水井班组。油田不仅有抽油井，还有注水井，这些井主要是为了维持地层压力，保证油井可以抽出油来。

班组的师傅都是浸淫油田多年的老员工，粗略打听了一下我父母的工作情况就直接断定我这辈子最多也就是个技术员，所以连基本的客气都没有，上班第一天就直接安排我进站。油田注的水都是超过 50 度的热水，站房就跟桑拿房一样。这要是冬天还好，可在室外温度都超过 35 度的 7 月，站房简直就是噩梦。在蒸了一天“桑拿”回到宿舍后，我跟大刘打听她们都分到哪了，大刘气呼呼地说：“我跟笑笑还有隔壁的那几个都在油井班，只有那个大木，做了资料员。”大木家就是这个采油厂的，打个招呼进个比较轻松的岗位，也可以理解。在听到我去了 35 队水井班后，大刘私下跟我说：“别是那天你得罪了大木，她给你使的绊子。”大木有没有使绊子我不知道，但是上班不到 2 个月，老天就浇灭了我的热情。

那天中午天上飘了几个小雨点，我心想不是大事，就骑着自行车上岗了。到岗后，王姐说：“今天天不好，我对象下班正好能接着我，我就先走了，下午你在这盯着吧。”对于这种情况，我已经见怪不怪了。可是谁想到外面的雨越下越大，快 4 点的时候，已经有转暴雨的趋势了，这时王姐给我打电话

说，下班点名的时候替她答到，而且自行车千万不能放在站房里，“这要是被管安全的抓到了，咱们班这半年的奖金就没了”。望着外面的大雨，我只好举着一把破伞，骑着车子冲进大雨中。没骑几步大风就把伞刮折了，我只好收了伞猛蹬车子，希望能快点到队部。可天不遂人愿，大雨淋过的路面极其泥泞，自行车挡泥板和车轱辘之间的空隙很快就被烂泥填满，自行车卡在那里动弹不得，我只好下来用手抠出泥巴继续骑。但是没走两步，泥巴再次填满了车子。我只好咬牙扛起车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队部走。

为了快点到队部，半路上我决定横穿一片半人多高的野草地。但真当我站在一片齐腰深的野草丛里的时候，巨大的恐惧和悲伤将我淹没，我扔掉自行车蹲着草丛里大哭起来——压垮骆驼的从来不仅仅是这最后一根稻草，还有队上技术员的刁难，老师傅们的奚落，和队长骂人时喷到我脸上的口水。等我哭完，天上还是下着瓢泼大雨，我只好再次抬起自行车，走出了这片草地。穿过草地就有了水泥路。等清理好车子，骑着回到队部的时候，正赶上大家下班往外走，队上的每一个人都跟看傻 X 一样看着浑身湿透的我。

从那以后就常常有人在背后笑话我：“还是大学生呢，彪呼呼的，自己扛着车子回来的。”“下那么大的雨，怎么会有人来检查安全？把车子扔站上不就行了，一点脑子也没有。”

听到风声的队长气急败坏地把我叫到办公室，骂道：“你说你怎么这么彪，草地里说不好哪里就有坑，就是平时也没人敢走，下那么大雨你从里面走，不要命了？你要是折里面，全队都得跟着你这个瘪犊子完蛋！”看着他气到扭曲的脸，我突然觉得这一切都好没有意思。我窜回家说我不想干了，要辞

职专心考研。我爹顿时火冒三丈，抄起扫把就要揍我：“为了能让你回来，老子操了多少心？这是多少人想端都端不上的铁饭碗，咋地？你说不要就不要了？”在这之后，我对工作的态度就随意多了。在先后经历了零下十几度野外迷路、被 5 条野狗在旷野追赶、取油样时被毗了一身原油等事之后，我逐渐习惯了油田的工作。

在油田基层单位待的时间越久，我就越不能理解这些职工。如果你说他们没有上进心，在转正、考高级工和技师的时候，他们比谁都努力；但如果说他们很上进，大部分的人只要评上了技师，每天打卡上下班就是他们的全部生活。“班长，你咋不报名考个高级技师啊？”一次，我和水井班毛班长闲聊时问道。“这么大了还去背题，我给自己找事啊。”毛班长一边擦着自行车一边说道，“你们年轻人脑子好使，背背就能考过，我这一把年纪，再过几年就退休了，不折腾了。”“那我看你也不大操心孩子啊，天天晚上在外面喝酒。”看不惯他才 40 来岁就放弃努力，我故意拿他孩子学习成绩说事。“你懂个屁，上大学能怎么样，你上了大学还不是回来在老子手下干活？”毛班长把擦车布子扔在地上，“我早就想好了，让我家小毛去当兵，两年后回来就是正式职工，比你们还多两年工龄呢。”看着他们自得其乐的样子，我突然有些无语。

两个月后，我的实习生涯正式结束。带着对野外工作的深恶痛绝，我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专业，通过家里找关系，回到本部机关做了一名机要秘书。这份工作轻松了很多，但一个月 3000 块钱的工资就彻底买断了我“5+2”的全部时间。为此，我一直不明白那些“油二代”、“油三代”们怎么会在这种低收入的工作甘之如饴。“稳定，稳定你懂不懂？在外面挣得再多，人说不要你了你就

得打包滚蛋，油田敢吗？”办公室的胡主任轻蔑地说，“那么多人考公务员，是因为公务员挣得多吗？是旱涝保收！”胡主任的父亲是第一代石油人，到胡主任的儿子，已经是三代石油人了：“那个混小子当年不想回来招工，还是他妈上吊逼他回来的。你看现在他的那些同学，天天苦哈哈地在外边，也不见谁比他混得好。”

可是，谁也想不到，转折来得如此迅速。2013 年，多家油田突然宣布停止招工，已在校招环节签订协议的也全部作废。由于此时校招已全部结束，这一决定在让无数毕业生一夜失业的同时，还让他们丧失了跟其他单位签约的机会，一时间各个石油大学的就业率跌破新低。与此同时，油田结束了连续 10 年的子女招工和转业军人安置工作，毛班长的儿子复员回来后立马成了待业青年。

胖子就是这年研究生毕业的，一辈子求人的我爹，终于在这件事上自我满足了一回：“幸亏当时你没考上研究生啊，你看胖子这回怎么办？”为了能回油田工作，胖子选择延迟一年毕业，等待油田的新政策：“妈的，我爹一辈子都在帮别人家孩子安排工作，到我这儿了，竟成了这个熊样！”如果现在回头看，这已经是油田要面临困境的信号了，但在当时，一直沉浸在“铁饭碗”中的人们还是选择相信，油田是一块巨大的蛋糕，一定得把孩子塞进来。

2014 年，油田恢复校招，但政策变了，需要“通过考试”。消息一出，备考人数之多，备考之努力，远超考研。胖子这次总算如愿进了油田。

有一次年度考核前，我在办公室帮胖子缩印小抄，调侃他：“你能通过油田招考，怎么连这几个破题都要抄？”胖子嘿嘿一笑：

“你真当我是考进来的？我爹当时花了不下这个数。”说着，他伸出一只手在我面前晃了一下。此时胖子他爹已经退居二线，胖子却还只是个普通干事。

就在我爹还沉浸在“我孩子也是油田正式干部”的美梦中时，国际油价突然断崖式下跌。从 2014 年 6 月下旬开始到 2016 年初，油价从每桶 100 多美元一路狂跌到 20 多美元，而油田的盈亏平衡点远在每桶 40 美元以上。面对“开采就是亏、不开采设备可能就要全部报废”的困局，不少单位采取了“丢车保帅”的策略：产量低的小油田先后停产，产量高的大油田则大量压缩用工。各个单位不仅全部辞退了临时工和季节性用工，还开始鼓励职工外出创业，让“油田职工走出油田”。虽然基层骂声一片，但想要保住饭碗，就只能服从安排。最终，油田的改革在骂声中完成了上半场：一半人维持生产，一半人“外闯市场”。所谓“外闯市场”，就是组织油田职工去其他单位干活。此时，有技能傍身的职工立马成了“香饽饽”，电焊工、测试工这些以往在油田生产中不被重视的工种，成了“外闯”的主力；而常年进行油水井操作的普通职工，“外闯”时只能从头再来，组成队伍承揽油田乃至整个城市的各项低技能工作——超市上货、社区环卫、医院送饭以及危险品押运，等等，这些曾经不屑一顾的活计，都成了油田职工的“新饭碗”。

大刘和笑笑那时已是采油矿技术骨干，虽然免于外出干活，但工资已跌破 3000 元。“我一个月房贷 2100，车贷 1300，要不是有公积金垫着，我真得抱着孩子要饭去。”大刘给我发信息吐槽，“笑笑还好，她老公买了房子。像我和小白这样的，日子真快过不下去了。”受到家庭条件等多方面的影响，年近而立之年的小白，依旧没能成家立业，至于那个“回老家光宗耀祖”的梦想也变得

遥遥无期。为了尽快挣到钱，小白决定带队远赴新疆“外闯”。给小白钱行的时候，我俩都喝多了，散场后，我和小白趴在八中国墙外看里面正在军训的学生。

“你还记得 35 队那个王队吗？”小白点了一根烟递给我，“有次我带朋友去油城宾馆住宿，在电梯里遇到他了，穿着宾馆统一的制服，推着打扫卫生的小车准备进来。我说中午请他吃饭，他赶紧摆摆手，说宾馆管得严，只有 30 分钟的用餐时间，就不出去了。”火光电石之间，我突然想起王队以前喷到我脸上的那些口水，没有接话。“你说学校里这帮小孩，得算是‘油四代’了吧，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回油田上班。”小白又说。“来个屁，我们领导都说了，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让他孩子念了石油大学。”我叹了口气，“这是个夕阳产业了，你抓紧挣钱吧，将来开公司了我给你打工。”

2017 年，改革的浪潮终于拍到了我所在的单位，已经拿到专利代理人资格证的我主动要求“离岗”（自谋生路，但关系仍在油田，油田缴纳五险一金，油田让回来的时候必须回来）。这两年，油城大力发展知识产权相关业务，专利代理工作也跟着水涨船高。在油田单位里看不到希望的我，从 2016 年起就开始着手准备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了。

我爹听闻这个消息，连夜跑到我家，大骂我没有政治觉悟，眼见就要到手的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就这么飞了。看着这个一辈子都在跟“油田正式职工”较劲的老头，我突然悲从中来：“爸，你看现在连胖子这种‘油三代’都要出去外闯市场了，这个铁饭碗早就碎了啊，干嘛还非要抓着它呢？”

这个时候，胖子被单位派到一家广告公司干活，工作轻松，就是挣的不多。“现在

养家太难了，好在这个工作可以偷偷干点私活挣外快——以后你家要是想看什么书，直接拿电子版来找我，我给你印。”都这时候了，胖子还改不了在我面前吹嘘的毛病。可没多久，胖子的私活也做不下去了。一天半夜，胖子一如既往地偷偷打开广告公司的机器，准备印点东西。不知道是瞌睡了还是走神了，一个不留神就把手给挤伤了。由于这是私自开机干活，广告公司说不追究胖子的责任就不错了，给了他 5000 块营养费后再不出面。胖子只好回到原单位，开始了一场“是否算工伤”的拉锯战。其实大家都清楚，胖子这种情况是不可能被认定为工伤的。但是胖子却执意要在这件事上争口气：“要是我姥爷，不，我爹还没退，看谁敢不给我批工伤？”

递了大半年的材料，各种找人、上访后，胖子的工伤认定不但没批下来，他反而还被发配至会场看大门了，一个月工资 2000 多，连孩子上幼儿园的钱都不够。看着日趋颓废的胖子，我劝他，与其这样在油田高不成低不就地混着，不如跟我一起离岗创业，开个小型代理公司，抢占油城石油、橡胶行业的专利申请业务市场。“不去啦，你们脑子好使，还能考个证啥的。像我这样的，既不能写也不会算，现在手又残疾了，出了这个门就是死路一条——这里才是我这种残废的归宿啊！”胖子端起手把壶嘬了一口，继续说道，“其实，我觉得这挺好的，提前享受退休生活了。每天啥也不用想，大门一开一关，一天就过去了。”

2018 年，久不联系的胡主任突然联系我，想让我联名一起抵制“外闯市场”，在听闻我已经在代理公司站稳脚后，感叹了一句“还是你命好啊”就挂了电话。一头雾水的我向胖子打听，原来，胡主任的儿子“外闯”时被安排去外地化工厂干活。胖子说：“这

件事彻底击毁了老胡‘油田领导’的自信，他先是假装基层老职工给领导写信，抨击这种不顾员工自身安全的‘外闯’行为，又去厂长那里哭诉他家三代人为油田做出的奉献。没结果之后，这不，老胡现在又到处联系人联名抵制‘外闯’呢。”至此，这个已经端了三代人的“石油铁饭碗”，彻底碎了。

这次单位搞“誓师大会”，采油厂要求“外闯”和“离岗”的职工都务必参加，我也被叫回来作报告。在我看来，与其说是“誓师大会”，不如说是“动员大会”——油田继续给各个单位下达指标，人员必须再压减一半。采油厂要我们给大家现身说法，例证外出创业的优势。“你知道吗？老胡他儿子还是出事了。”胖子在地上搓了搓烟头，“老胡觉得化工厂环境太差，又危险，给他儿找了一个大学食堂的活，逢人就说他儿子在大学上班。结果他儿骑电动车上班遇到车祸，人直接没了。你有空去他家看看吧，挺可怜的。”胡主任的家事我也有所耳闻，只是不知道上门了能说啥。

沉默良久，天台上突然传来会场里讲演者高昂的一声“我无悔于今日的选择！”我和胖子一下笑出了声。“估计是要结束了，这都开始喊口号了。”胖子理了理头发，“我得回去收拾会场了。”望着会场里开始向外涌出的人流，我问道：“胖子，你觉得油田还能坚持多久？”胖子轻笑一声：“应该能坚持到我退休吧。”

戴俊马随笔两篇 《厚道的胡雪岩》



戴俊马，男，60年代生，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网名“江淮翠竹”，出版过诗文集《模糊不了的情景》、诗集《天堂鸟》、《站立的黄金》等，发表短篇小说及小小说三十余篇。通联：130052，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亚泰北大街2688号住建局507室。邮箱：378557379@qq.com，微信：13504476521。

厚道的胡雪岩

凡去杭州游览过胡雪岩故居的人都有这么一个印象，气势恢宏的胡雪岩故居的西北角凹进去了一小块，致使胡雪岩故居并非方方正正。据说，按当时风水先生的说法，西北角这个位置是胡家的财位，非常重要，胡家应该不遗余力地把它拿下来。可是，偏偏在这个财位上，有一个小理发铺，老板非常的倔，无论胡家怎样商量，给多好的价钱，就是不把这块小地卖给胡雪岩。

当时，胡雪岩是清朝显赫极盛的红顶商人，与朝中重臣左宗棠关系甚笃，曾被授江西候补道、二品顶戴，赐穿黄马褂行走。在杭州建故居时，正是他事业顶盛时期，可以说要钱有钱，要权有权，要地位有地位，如果他想欺凌一户普通的人家，简直易如反掌，

不须多费任何口舌。然而，胡雪岩却没有这么做。在那个小理发铺老板不“开面”的情况下，胡雪岩选择了“尊重”，既没有靠权势压人家，也没有靠金钱压人家，更没有寻黑恶势力压人家，并且在随后的相处中也没有为难人家。

胡雪岩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秉性好，为人厚道使然。“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这是胡雪岩当初的为人之道。假如他是一个秉性不端，为人恶毒之辈，亦或是仗势欺人，为人阴险之辈，那么那个小理发铺的老板肯定会遭殃的，那个理发铺肯定也会失去的。

一个人无论地位如何，身份如何，具备良好的品德是最能让人敬仰的！假如，胡雪岩当时依靠权势、依靠金钱、依靠手腕占有了那个小理发铺，那么后人会怎样评说他呢？

现在，人们在参观胡雪岩故居时，很少有人为其西北角凹进去一小部分而惋惜，更多的则是为胡雪岩的厚道而赞叹。这样看来，胡雪岩故居西北角凹进去的部分，不是一种缺憾，而是一种让人们敬仰胡雪岩的“招牌”！

人际关系靠脸皮维系

张齐贤是宋太宗时的一位贤臣，曾从右拾遗升为江南转运使。一次举行家宴，一名叫王富生的仆人偷了若干件精美的银器藏在怀里，张齐贤在门帘后看见了却不过问。后来，张齐贤多次任宰相，他家的仆人很多都做了官，只有那位王富生还一直原地踏步。

王富生不服，乘空闲时间跪倒在张齐贤面前：“我侍候您时间最长了，您的其他仆人都已经被封官了，为什么您独独遗忘了

我？”说罢哭泣不止。张齐贤年爱怜地说：“有件事我本来不想说，可不说你还不清楚，不清楚你就会胡乱怨恨我。你还记得在江南时的一次家宴上你偷盗很多银器的事吗？我将这件事藏在心中近三十年了没有告诉过别人，你也应该知道这件事。我现在位居宰相，任免官员，激励贤良，斥退贪官污吏，怎能推荐一个小偷做官呢？看在你侍候我多年的份上，现在给你三十万钱，你离开我这儿，自己选择一个理想的地方安家吧。”王富生听后十分震惊和羞愧，哭着拜别而去。

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靠薄薄的脸皮来维系的，一旦脸皮撕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撕破了，二人在一起也就不好相处了。因此，人与人相处轻易不要撕毁脸皮。张齐贤之所以要放王富生走，主要是为了二人以后不再经常见面，久而久之，逐渐模糊和淡忘此事，求得各自心安。假如把王富生继续放在自己身边，二人成天见面，说不定哪天因为此事二人再心生芥蒂，进而激化矛盾，成为仇人。

世上有许多虚伪的人，做尴尬事的人，碰到了看见了怎么办？曾国藩曾就此告诫自己的一名手下：识破不说破，看穿不揭穿。为什么要这样呢？尊重世俗悲悯人性是原因之一，再个原因就是维系同事间正常的脸皮。社会上谁能是百分之百的完人，谁不会做出尴尬或糊涂的事情来？识破了就马上说破，看穿了就马上就揭穿，那么这个社会上没有多少人有好脸了，也就显得太冷酷，太无望了！要给人以审视自己的时间，给人以重新做人的台阶，给人以维护脸面的机会。能识破能看穿，那是一种精明，能保守能维护，那是一种厚道。也许有人说那是圆滑、世故、纵容，其实非也，那是一种技巧、一种手段、一种善心。

当然，这样做并不是说对犯错误的人可以完全既往不咎，还是要有一笔账的，当这个人屡屡犯错，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时，还是要适当的时机撕下他的脸皮，和他算总账。这也是一种责任，一种关爱。

张齐贤那么安排王富生既是一种责任的使然，也是一种关爱的体现。他没有给王富生提供犯更大错误的机会和平台，也没有将他一棍子打死，而是很体面的安排了他，使之既记住了教训，也保住了脸面，还懂得了感恩。

王富生最终知趣味地走了，或许张齐贤心中有遗憾，毕竟二人在一起相处了几十年，彼此之间很有感情了，但是他的内心也一定很释然，王富生不走还不行，因为脸皮已经撕破，再在一起生活、工作就不自在了，难堪了，与其别别扭扭，不如自自然然，与其忌忌惮惮，不如坦坦荡荡！

田伟诗选 《梦境》

《梦境》

风把树的影
摇到异乡的窗
透过百叶的缝
我知道
那不是故乡的槐
雨雪细密的叩打 像极了
年少的手 扬起的沙
打在纸糊的窗
窗影摇曳
如一帧帧光阴
恍惚间看到母亲
站村口的井边
扁担，汲起一桶桶
我如花的颜
清澈的笑
我叫母亲
想再喝一口那甜
井水
却照见自己灰白的发
疲惫的脸
雨雪细密
敲打窗棂
在异乡

《思念之外》

我伫立桥头
手执一把青色的雨伞
期待你的出现
春雨淅沥
终究不见！

我顺着弯曲舒缓的河流

望见如镜的水面
你的长发你的脸 轻轻浮现
我溯溪下水掬起你的脸
指尖滑落的
是水的冷焰 月的银霰……

我在夏夜
轻唤你的名！
星空无语遥远
星光与萤光相连
递来幽幽的花香无限

我枯立在秋水旁 睇你
放归二十五只小纸船
在秋水那边的伊人
是否顺水采撷我的思念？
秋水无边 长忆绵绵

我静坐在雪窗下
温茉莉一盏
铺纸磨砚
让笔和纸
在宋词里缠绵……

猛抬头！
一朵晶莹剔透的窗花
浮现在我眼前
一如 你的当年……

锡克裔在加拿大政坛（印象卡城）

库特伦综合技术学院教授辛德勒·皮瑞沃解析了为什么锡克裔人口只占加拿大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多一点，联邦自由党内阁却有超过百分之十二的部长是锡克裔。



一如与简·克里斯汀的关系一样，锡克裔与加斯汀·特鲁多关系良好。印度旁遮普裔加拿大人（其中多数为锡克裔）在特鲁多谋求联邦自由党领袖地位的努力过程中给了他巨大的帮助；自由党领袖的地位随即很快将他引向总理的宝座。

但是旁遮普/锡克裔的支持却又反过来对特鲁多的支持率产生了负面作用。在他二月份对印度的访问中，因与锡克武装分子的支持者有来往而引发了矛盾；一些锡克武装分子的支持者希望从印度的领土上分离出一块称为“卡利斯坦”的家园。

事情何以至此？为什么人口并不多的加拿大锡克裔会如此神通广大？其它抱羡慕态度的少数族裔的疑问是：他们是怎样娴熟地把草根运动转换成严肃的政治影响力的？

在上述一切背后的一个事实是，这个国家仅仅有五十万锡克人，占加拿大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多一点。但是，超过百分之十二的联邦自由党内阁部长是锡克人，包括国防部长哈吉特·沙健。库特伦综合技术学院政治学

家辛德勒·皮瑞沃说，加拿大有十四位锡克裔自由党国会议员。他说，自由党牢固控制着九个旁遮普锡克人口占优势的联邦选区和十一个南亚人口比例较高的联邦选区。



锡克裔同样深刻地塑造了新民主党。他们在推举贾格米特·辛格成为联邦新民主党领袖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新民主党党领袖贾格米特·辛格

更不用提他们在安大略和 BC 的省级政治生活中发挥的远高于自身人口比例的影响力。在这些地方，锡克裔是前新民主党省长尤吉尔·多桑吉哈和新近的自由党省长克里斯蒂·克拉克的早期支持者。皮瑞沃还指出，六位现任 BC 省议员是锡克裔（五位新民主党和一位自由党）。

在大多数情况下，锡克裔令人印象深刻的塑造加拿大政治格局的能力处于公众的视线之外。但是，这一能力在特鲁多访问印度时令人尴尬地上了头条——部分原因是由于加斯珀尔·阿特沃的负面影响。加斯珀尔·阿特沃是一位数十年前被判罪的曾经的锡克恐

怖分子。他曾枪击过一位访问温哥华岛的印度政治家。

特鲁多和任何一位自由党人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加斯珀尔·阿特沃被邀请进了特鲁多的高规格的访印活动日程之中。引爆印度各地愤怒的新闻头条的加斯珀尔·阿特沃事件让许多印度人担心特鲁多和其他自由党国会议员与锡克分离主义分子走得太近。一些锡克分离主义分子尊崇 1985 年印度航空公司爆炸事件的策划者。在那次事件中，329 位无辜者遇难。

如此有煽动性的关联并不局限于特鲁多的自由党；因为新民主党领袖贾格米特·辛格也摊上了类似的怀疑。印度拒绝发给后者签证。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曾作为律师为锡克分离主义武装分子做过辩护；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曾游说安大略政府将 1984 年针对锡克人的迫害运动称为“大屠杀”。

下面是关于锡克裔的政治活动如何在加拿大政坛发挥作用的一个简明解析。

锡克裔基层政治工作一般开始于温哥华郊区的素里、卡尔加里城区、多伦多郊区如密西加，尤其是博兰普顿(辛格的大本营)等加拿大境内数以百计的谒师所（锡克教徒的礼拜场所）的委员会选举。

谒师所就类似社区中心，即便对非宗教的旁遮普裔也是如此。竞选谒师所管理权的活动通常在所谓的“温和锡克裔反对原教旨主义”方面做文章。锡克原教旨主义是一个想创立一个独立的锡克家园的小派别。依皮瑞沃的话说，赢得谒师所控制权的派别“赢得先机”。

皮瑞沃说，管理谒师所的这十到二十个人（几乎总是男性）不仅仅获得资金来源（宗教捐款通常是以现金的形式），他们还能够

影响外围的四十到五十个家庭。运转谒师所的团体可以代表他们的支持者有效地获得资金和义工。他们通常代表他们支持的政治人士在神庙里占据一整张会议桌，“特别是在周末，那时会有数以百计的信徒到来。”

皮瑞沃说，另一个略有所知的能够增强许多锡克领导人权势的因素是他们传统的种姓制度。他说，在旁遮普裔加拿大人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种姓是“贾特”。这是一个拥有土地的武士种姓。贾特领导者的高贵地位“使一些锡克教政治人士能够更容易地动员他们的亲属、外围家庭和朋友。”

皮瑞沃说，尽管新民主党领袖辛格有意淡化其家族的高种姓背景，他还是显示出对谒师所政治运用得得心应手；特别是在赢得“同情卡利斯坦分离主义的神庙的支持”方面。“就像他们说的，‘金钱是政治活动的母乳’，而神庙有很多资金，而且是现金。”在赢得新民主党领导人职位之前，辛格仅仅在 BC 一省就获得了令人吃惊的一万名党员的签名支持。

著名旁遮普裔慈善家巴吉·达罕自从 2014 年在温哥华南区参加联邦自由党提名竞选以来，就拥有了关于神庙政治如何在加拿大锡克裔中运作的切身体验。

达罕肯定地说：“旁遮普锡克裔投票者对他们的政治活动非常投入。”达罕一方面赞赏那些基层的活跃分子。另一方面，他担心很多人可能被政治活动所操纵。

达罕说，锡克裔加拿大人政治力量的爆发点是在基层党组织层面上——确定谁获得选区党内提名方面，以及在募集大量党员投票产生省级或联邦级党领候选人方面。

达罕说，尽管他当时调门很高而且在党内有优势地位，联邦自由党 2015 年还是迫使他

放弃在有大量旁遮普裔人口的温哥华南区竞选席位。作为替代，自由党高层安排沙健作为该区唯一宣布参选的自由党候选人。沙健后来被特鲁多任命为国防部长。



加拿大国防部长沙健

达罕说，“旁遮普裔加拿大人最主要是通过党内提名竞选和政党领袖选举方面发力来获得超出其人口比例的政治影响力。他们能够非常有效地吸收新党员。这是他们的着力点。他们能够征集大量的党员。这是他们能做到的。”

尽管如此，展望未来的锡克裔加拿大人政治，达罕认为那些五十五岁以上的锡克人最易“受到个人魅力的影响。”在强力锡克裔领袖的号召之外，他们大多倾向于因为家庭、种族、种姓或宗教虔诚因素而决定是否投票支持某个政治候选人。

达罕说，年轻些的锡克裔更喜欢考问候选人的实际理念。就像大多数加拿大人一样，年轻的旁遮普锡克裔“更倾向于问‘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他们不太愿意因为他们的父亲要求他们这样做就加入某个政党。”

浅谈加拿大国家、政府、政党的运作 (海外留学联盟)

微信公众号 海外留学联盟账号介绍：我们踩着跨界时代的光点，穿越时空。超越国家之分别，超越种族之区隔，超越空间之旷广，超越距离之遥远，无远弗界，传达我们的意念。留学与海归-移民与定居-梦想与世界，就在眼前，就在这里领略世界的宽度 舞动生命的梦想。账号 id: studyinoverseas

最近很多传统价值理念的朋友们加入安省保守党参加省议员提名活动，不少人困惑地询问，年初选 Brad Trost 做党领，我们早就加入了，还要加入么？的确，我们华人移民加拿大，首先要理解加拿大的国家体制与政治体制，要理解什么是三级政府？各自的政府职能是什么？为何安省保守党与联邦保守党不是一个党？省自由党与联邦自由党也不是一个政党？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的合法权益都怎么去维护？华裔社区如何能团结一致争取华裔利益的公平化与最大化？什么是加拿大的“民主体制”？这个基本概念，我们确实需要进一步学习。

按照西方公认的民主概念，一个政府是否合法，必须同时具备两个基本要素：1) 代表性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即必须是经由足够的百姓 (公民) 选举产生；2) 责任制 (responsible government)，当政府在议会的信任表决失败时，必须辞职下台。

西方现代的民主制度起源于英国，除了以英国为代表的君主立宪制之外，还有以法国为代表的共和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联邦制。加拿大 1867 年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宣告独立，并未采用美国“独立战争”那样的暴力革命方式，而是通过和平谈判组建自治政府，逐步摆脱了英国的独裁统治。

加拿大的国家体制可以概括为：联邦制（a federal state）、议会民主制（a parliamentary democracy）和君主立宪制（a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联邦制

加拿大采用三级政府体制：联邦政府（federal government）、省政府（provincial government）和市政府（municipal government）。

加拿大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与中国中央集权制的最大区别在于，三级政府之间没有上下隶属关系，各级政府的职责由宪法和法律界定，对各自的选民负责。

联邦政府职权范围：国防、外交、国际贸易、公民权、刑事司法、警察，以及原住民事务等，并与省政府分享移民、农业和环境管辖权。

省政府职权范围：教育、医疗、就业、自然资源开发、公路、警察（仅安大略、魁北克两省拥有省警）、以及财产和民事权利等，并与联邦政府在移民、农业和环境上分享权利。

市政府职权范围：社区医疗、垃圾回收、公交服务、除雪、警察（仅部分中心城市拥有市警）、消防和急救服务等。

议会民主制

加拿大的联邦议会（Parliament）包括三个部分：众议院（House of Commons）、参议院（Senate）和王室（Sovereign）。

联邦众议院负责法案的制订和提交、法律审批、预算批准与监控政府开支，并监管政府有效运作。众议院的议员（Member of Parliament, MP）四年一届，由选区内年满 18 岁以上的公民（citizen）投票选举产生，联邦

按照居民比例共划分为 308 个选区（Riding），每一选区为单一议席，得票最高的候选人当选。

联邦参议院缘于英国的上议院，负责法律的制订和审议，但不参与涉及税收、政府开支等与钱相关的法案制订和提交。联邦参议院共有 105 席，按地区分配议席，参议员非经选举产生，而是由内阁总理提名、总督任命，年满 75 岁退休。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为加拿大的国家元首（Head of State），其代表为加拿大总督（Governor General）。根据加拿大宪法，任何法案（Bill）若要成为法律（Act），必须经过参、众两院一致通过，并由女王任命的总督签署方能生效。

君主立宪制

根据英国的宪政体制，英女王仅作为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其权利完全受宪法制约，但女王在议会中可以扮演一个超越党派的中立角色，当党派之间出现纷争无法调和时，女王按照宪法赋予的权力予以仲裁。加拿大总督由内阁总理提名，女王任命，任期五年，代行女王的宪法权利。

加拿大的政府首脑（Head of Government）为内阁总理（Prime Minister）。当选举结束后，得票最高的党派成为执政党（the party in power），按照宪法规定，总督将邀请党领袖担任总理，由其负责挑选部长组成内阁，传统上内阁成员大部分均由在任的众议员（MP）担任。

议会中其他党派为反对党（opposition party），与执政党对立，其中得票最多者担任官方反对党（Official Opposition Party），负责设立监督执政党的影子内阁，一对一监督内阁部长。按照加拿大宪法，加拿大允许

少数党政府，即执政党不必拥有众议院过半议席，这一点与新西兰、日本等国家不同，不必组成超过半数议席的联合政府。

民主宪政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执政党和反对党是互为制约的对立关系，反对党可以说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议会中设立党派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同时，为了落实“责任政府”的概念，按照加拿大宪法，政府必须依法行政，政府的任何重要决定，特别是涉及到征税、政府预算等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时，必须交付议会表决通过，形成有约束力的法律。议员、政府提出的议案，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必须分别经过朝野双方的充分辩论，三读表决通过，由总督签署后才能成为法律。如果政府的议案未能通过，或者议会通过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政府必须立即辞职下台，由总理向总督提请解散议会，重新大选。

如果从政府的职能角度来说，加拿大的政府可以划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系统，与美国的“三权分立”有所区别的是，加拿大政府的立法和司法职能都集中在国会，内阁成员由执政党的议员担任，但司法系统完全独立于国会和政府运作。

省政府架构

加拿大共有 10 个省和 3 个自治地区，省政府架构完全类似于联邦政府，每个省或自治区也是按照人口分布情况划分出自己的选区，每个选区设单一议席，由公民直接选举省议员（**Member of Legislative Assembly, MLA**）。省政府的架构与联邦政府类似，省长（**Premier**）为政府首脑，女王的代表为省督（**Leutenant Governor**），由联邦总理提名，加拿大总督任命。加拿大作为联邦制国家，省政府是省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只对省民负责，并非听命于联邦政府，与其没有上下级

隶属关系。省政府拥有独立的立法权，并拥有除国防与外交以外的所有行政管辖权，是直接影响百姓就业、教育、医疗和福利的政府机构。省法院与联邦法院亦是平行的司法机构，且不受省政府行政系统控制。

市政府架构

市政府架构类似于联邦政府或省政府，只是精简许多，每个城市划分出自己的选区，选举市议员组成市议会（**City Council**），市政府包括市长（**Mayor**）和全部市议员（**Councillors**）。市议会没有立法的权力，市政府通过的议案称为条例（**by-laws**），只适用于某些法律允许的领域。加拿大是公民自治的社会，按照现有法律，任何社区的居民达到一定的人数规模，都可以向省政府递交情愿（**petition**），要求地方自治，成立自己的市政府，维护自己社区的权利。

中国、加拿大国家和政府体制的区别

如果比较加拿大与中国的国家体制，我们发现与加拿大联邦制截然相反：中国政府采用的是中央集权体制，中央政府下辖省政府、地级政府、县级政府、乡政府等，每一级政府都有上下隶属关系，中央政府的命令可以直接下达到乡政府、街道办事处这样的最基层政府机构。如果比较加拿大与中国的政府体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政府是经过复杂的政治协商产生，而非简单的直接选举。中国的人大和政协都不能等同于西方的议会。

简单评价两个政治体制谁好谁坏是没有意义的。中国政治体制的高效运作，在经济发展建设起步时期，在国家危难困厄时期的全民动员能力，这是西方国家望尘莫及的。而在我们盛赞西方民主自由政治体制的时候，也要清醒看到这个体制运作的低效，偏离，内部丛生的动荡与不安。



童歌：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受父亲影响，自幼酷爱文学。大学期间开始写诗。曾多次在校刊上发表诗作与文章，同时也在当地的文学期刊上发表诗作。1988年赴加留学。刚来时英文水平有限，又忙于学业工作，无暇写作。大约十二年以前开始学着用英文写作。已陆续在英文文学杂志上发表一些短篇故事并获得三个文学奖，一次列入获奖提名名单。现为阿省作协会员。

On a hot summer day in July of 1997, I walked nervously into Eau Claire Shopping Mall in downtown Calgary to meet with a blind date. It was Calgary Stampede time and I dressed up country western attire, wearing my favourite red cowboy boots. I had no idea what this man looked like. I didn't even see his picture. All I knew was that he was a white guy in IT industry. I bet he didn't know too much about me either. We were introduced by a mutual friend. He had better be good looking, I thought to myself.

It was in the late afternoon and the mall was rather empty. I walked to the movie theatre box office area and at first, I didn't see a single man. Then, I saw a man sitting on a bench, facing away. I walked cautious around the bench, and there he was, a man wearing a white T-shirt, a

pair of crisp blue jeans and brown color cowboy boots.

"Are you Sherry?" He stood up and extended his hand.

"Yes, I am." I shake his big hand, feeling a little dizzy. My God, I have never dated someone so handsome. He was tall, at least six feet two. His light blue eyes twinkled behind a pair of glasses. He has a high nose and dirty blond waving hair. Believe or not, I have a weakness for guys with glasses. It makes them look intelligent. He could be a movie star.

"Are you ...?"

"Yes, I'm the man you are looking for." He smiled broadly.

Have I passed the chemistry test? I wonder. After all, I'm a Chinese, a different type. Five minutes into the conversation, I started to relax. I knew it. I just knew that he liked me.

We soon started dating.

Because of his Caucasian nose, I called him Big Nose. Not only he was not offended, but quite liked his new nick name.

Big Nose turned out to be an ideal partner. He was intelligent, had a good sense of humour, honest and loyal. His parents also treated me well. Finally my determination of not settling for the second best was paid off. I was so glad that I had waited.

However, as we got to know each other, I found out that Big Nose had been suffering depression since he was in senior high. He made it light and I thought the problem was

manageable. In addition, true love is supposed to be unconditional, right? So we continued dating and our love grew deeper each day.

It turned out that Big Nose's depression was not as light as he put it. It struck every now and then. The interval could be as long as two to three months, or as short as two to three weeks. The outbreak period also varied. It could be anywhere between a few days and a few weeks. During this time he became very dejected, very pessimistic, or very angry. He had changed from a loving caring sensitive man to a self-hating, short-tempered man with no time.

Sometimes he would cry like a helpless baby. Whenever this happened, my heart ached for him and all I could do was giving him more tender love. I was determined to fight the illness with him, side by side.

In Oct. of 1998, Big Nose took me to Banff for a weekend getaway. He rented a little wooden cabin on a hillside of the mountains, overlooking the town of Banff. Light snow covered the ground. The air was so fresh that with each deep breath you felt your lungs were washed clean. When we stepped into the dining room of the cabin, a huge bundle of red roses bloomed gorgeously. A card was attached to the flower vase and it read: To My Sweet Sherry.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hugged him tightly. After we settled in, we walked a couple of miles to the town, had candle lit dinner and walked back to the cabin arm in arm. The air was cold but my heart was warm. The day couldn't be better. At night, Big Nose insisted to light up the fire. I was amazed that he had everything prepared, the lighter, the paper and the splinter. After a few tries, the red, orange and yellow flames were happily danced in the fireplace.

"Would you come here to sit besides me?" He was sitting on the tile covered- floor in front of the fireplace.

I hesitated because the tile had to be cold. Big Nose insisted. I finally moved from the comfy sofa and sat besides him. Then, he turned towards me, kneeled with one knee and asked softly,

"Will you marry me?"

I believe it was the most beautiful four words to a woman's ear.

"Yes, I will." I wanted to cry but there was no tears. I was surprised and happy. At the same time, my heart was heavy. I didn't know how his depression would affect our married life. However, the proposal was too sweet to refuse and I loved him too much to worry about the future. There are always risks in life and this risk was the one I decided to take. He didn't sense my complicated feelings at all. He was as happy as a child.

On Sunday, we drove back to Calgary. As he suggested, we drove straight to his parents' home, told them the news and drove to my mother's place to tell her. I was released that my mom didn't object. She knew Big Nose's depression but still, she sincerely congratulated us and wished us a happy life. We set to shopping for the engagement ring the next week. Big Nose wanted me to choose a ring that I truly like. He was a sensitive man with a big heart.

When the ring was made based on our design and was put on my index finger, it made all of my girlfriends envy. It was a rhombus

shaped diamond ring with a match band - the most beautiful ring I've ever had. When I learned that Big Nose had borrowed five grand from the bank to buy me the ring, I told myself I would love this man forever with no condition, no regret. I would do anything to help him.

A week after, we booked the beautiful Devonian Garden in down town Calgary for our May's wedding. It was Big Nose's idea to get married there. He sure had good taste. I was living in a fairy tale.

Looking back, I was so happy and was so immersed in the imagination of our future marriage life. Little did I know that a dark shadow was crawling up to us.

In the summer of 1998, Big Nose felt especially good and healthy. He had not had a depression attack for a long time so he stopped taking the anti-depression medication that he had been using for years. He was okay at the beginning. However, by November, his depression struck again. I had never seen him been depressed so long and so severely. It lasted more than three months. During this time, he was not able to work. One day, a colleague called him, wanting to offer help. He knew that no motivational speech could help him. Eventually he was so frustrated that he screamed:

"Fuck you all, fuck you all." and threw the phone away. I had never seen him like this before. Where was my polite sweet fiancé? Where was my gentle-hearted sensitive lover? I was as helpless as him.

Eventually he lost his job. In addition, he was not able to do any chores around house. I had to take over the entire burden of maintaining a

household. After an eight-hour working day, I would have to cook, clean, doing laundries, shopping, pay bills, etc. Often when the supper was ready, I had to go to our bedroom upstairs to talk to him, to persuade him coming downstairs to eat. I sometimes prepared a romantic candle light dinner. The first time he saw it, he cried.

The hardest part for me was that Big Nose would sleep during the day and toss and turn at night. This would disturb my sleeping. As a result, I was often half sleep at work. I didn't know how long I could last.

In addition to the physical stress, there was also emotional stress. When Big Nose was ill, he became very cold and remote. Sometimes he flew into a temper for something like I didn't clean our windowsills. After I argued with him, I always regretted because I knew he was possessed by the illness. He was not himself.

He was drowning. I wanted to save him but instead, I was dragged down by him. However, my love was too deep to abandon him, to let it go. On the one hand, I clutched my teeth and told myself I must be strong. On the other hand, I prayed and asked God for the strength that I needed and asked him to help us getting through these difficult times.

To cope, I started to see a psychologist regularly. She recommended a book: *When Your Loved One Is Depressed*. According to her, this book not only contains a lot of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about depression, but also gives advices to the partner and the family members of the depressed one. She assured me that one could find this book in most book stores.

However, I was too busy to visit book stores. I secretly wished Big Nose could recover before the wedding. In the worse case scenario, I thought, the wedding had to wait.

On Feb. 10th of 1999, three days prior to the Valentine's Day, Big Nose and I sat down at the kitchen table and about to have our breakfast. Then, he looked at me in a strange way.

"What is it?" I asked.

"I think our relationship is over." He said.

I couldn't believe what I had just heard. It was like a lightening stroke down on me. My dream of building a happy future with Big Nose was collapsed in an instant.

I started to cry, and I cried and cried, until I was covered by tears.

Big Nose tried everything to make me understand him. He told me that he was just not able to take on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being a husband, and being a father one day. He said to me over and over: "When one couldn't love himself, how could he love others?"

I have thought of everything. I was even feared Big Nose might commit suicide. But I had never expected him leaving me.

Wasn't I his main source of emotional and physical support? Wasn't I the person he needed the most at this time? Wasn't I who had given him the unconditional love? Wasn't his counsellor thought I was a saint? How could he leave me?

I was sinking into a deep dark well and couldn't get out.

On the Valentine Day of 1999, when I was home alone, crying, a good friend of mine called me out of the blue. She has just returned from Hong Kong and asked me out for dinner. I told her what happened and declined her invitation. She insisted. We ended up talking for a long time in a dimly lit Chinese restaurant. She also told me her heartborken story of lost love. We supported each other and encouraged each other. We cried together and laughed together. At the end, I felt much better.

I would never forget that Valentine's Day.

Remember that book, When You Loved One Is Depressed? By now I had no intention to look for the book. Big Nose was gone and there was no need to read the book.

One day I had to stop at a mall on my way home, just to use their public washroom. A book store in the mall was having a closeout sale. All the books were 90% off. I thought to myself, since I'm here, I may as well check out the book.

After coming out from the washroom, I stepped into the book store. A lot of people were looking for bargains and the books were scattered everywhere, some on the bookshelves and some on the square tables. There was no way that one could find a book by its category. Fortunately the book store was not very big so I started checking the books shelf by shelf, table by table. I thoroughly searched through all the books and picked up a few that I would buy. However, When Your Loved One Is Depressed was nowhere to be seen. At the end, I had to ask a clerk if they had carried the book.

"We used to have it. However, it was sold out."

If the clerk said they had no such book left, it must be true. I paid for the few books in my hand and was about to leave.

Just before I was stepping out of the store, for some reason I turned around and had one last look at the nearest table, and there it was. When Your Loved One Is Depressed was laying right on the edge of the table with its cover facing up. The title was big and clear, right under my no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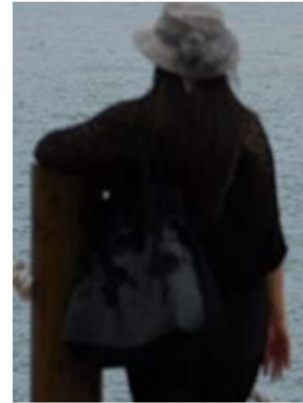
The original price of the book was over thirty dollars, but I only paid for a little over four dollars.

I read the entire book word by word. Even though Big Nose had left me, this book had given m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depression. I finally understood what Big Nose had said: "When one couldn't love himself, how could he love others?"

By the time I finished the book, I had no bitterness towards Big Nose. Instead, I had become very passionate and understanding towards all the people with mental illnesses. I was determined to do something for them one day.

Later I gave the book to Big Nose's mother as a gift.

I firmly believe that this book was a gift from God, so as the girlfriend who called me on the Valentine's Day of 1999.



姍竹，幼年由祖母和父亲启蒙，学习诗词格律。十九岁离家读书时开始写作，曾获荆州第六届七夕诗会一等奖，并在《青年文艺家》，《北京文学》，《诗神》等刊物上发表过诗歌散文。辍笔多年，刚拾旧爱。现旅居加拿大卡尔加里，在落基山下听风读雨焚雪品茗，有采他乡石之心无攻玉之意，淡泊不志明。

今冬多雪，春天似乎来的格外地晚。一次次乍暖还寒后，四肢虽然浴在春光里，人却仿佛永远走不出冬天，搁到哪儿都是冷的。白天还好，一脉斜阳洒在富贵竹上，勉强也可以叫做生机盎然，但到了晚上，总能感到寒气隔着墙从四壁逼来，挥不去，驱不散。

寻了壁炉前的一个角落坐下，不觉窗外已是万家灯火。不知道从何时起开始喜欢这种“人在边缘”的感觉的，置身喧嚣之外，远远地体会着一城的热闹繁华而不深陷其中。或许，这也是一种鸵鸟般的自欺人生吧：以为把头埋在沙里就能躲避所有的危险和挫折了。

把 ipad 的声音调到最大，假装屋里盛着千军万马……初时还觉得好笑，一会儿自己也信了。Youtube 上有人讲左氏春秋，一句“《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竟是勾起无数前尘往事。跳跃的炉火中，恍惚中又回到十五岁的那个夏天，黄昏落日，彩霞满天，鬃着马尾躲在院里看《左传》，额娘从

房里冲出来抢书，骂着“快考试了，不去复习，还看什么《左传》。”我把书死命捂在怀里，和她在紫藤架下兜圈：“人家看的虽然是《左传》，翻书可是向右翻的。”距那个轻狂的年纪已有好几十年了，那一架深深浅浅的紫藤花好象就在眼前，花香依旧绕鼻，手上还能感觉到被额娘碰触时暖暖的余温。

额娘是传染病专家，白天白大褂一披，悬壶济世，治病救人，晚上洗衣做饭，自嘲家庭妇女一个。她前四十年随姥爷是汉族，为了高考能得到少数民族的加分，和我同一天随姥姥成了满人。改民族那天我几近变态地兴奋着，挤眉弄眼地冲她乱叫“亲爸爸”，“老佛爷”，“额娘”，然后把家里能找到的碎布条都绑在腰上，顶着铁锅，手举着拨浪鼓这屋那屋地跳大神……爸爸则是躲进书房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考证姥姥家的历史，然后眉开眼笑地对我说：“你姥姥家可能是鲜卑拓跋氏，也可能是汉人入了旗的汉奸，你就是个“小鞑子”。”自那以后，每每想起自己是鲜卑或汉奸的后人都让我莫名其妙地心花怒放，尤其是中秋，从原本的“杀鞑子吃月饼”一下子变成了“鞑子”，心里快乐得好象捡了多大便宜。也是自那时起，爸爸不再有空就拐弯抹角地挪揄额娘是“庸医”，半夜不敢一个人过乱坟岗子，而是时时赞她“千古第一神医”：“人家大夫只给病人打针吃药，你妈还管请神喝香灰跳大神。”

额娘烧的一手好菜，诗词上却有限。我除了渴了饿了一般不找她，谈古论今吟诗作对有爸爸。每当馋了，就从墙上取下青龙宝剑，一边弹一边冲她扯着嗓子喊：“剑啊剑啊咱们回去吧，他们家不给肉吃。”喊上几次，肉就来了。我少时嘴壮胆大，活动量大，成天喊饿，又横竖不挑，什么生猛稀奇之物都敢吃。大表哥带着我吃烈酒腌的生的皮皮虾和螃蟹，额娘直叫恶心。她怕我胖，几乎顿顿和我抢碗。一次和同学骑了60多公里的脚踏车去看天安门，回到家饿的前心贴后背，进门一头扑到饭桌上，捞起炖肉，饿死鬼投胎一样往嘴里填。额娘骂：“饿不早点回来……不许光吃肉，吃点青菜。”我两只眼

长在肉上，嘴里连汤带水地回她：“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气得她直瞪眼。现在回想起来，直到她离世，或许都不知“弱水”为何物，也从未想去深究我的疯癫痴语。

木槿花开的那一年看金庸，没想去当大侠，却忽然觉得自己有慧根，天生佛种，学也不想上了，闹着要去东林寺出家。爸爸一开始被我搬回来的铺天盖地的大乘小乘金刚菩萨菠萝柚子佛书搅的头痛，后来见我像玩真的，有点儿乱了手脚。额娘却阴森森一笑，撂下一句：“她能出家，我怎么就看不出来。”直奔菜市场，从此天天鸡鸭鱼肉，煎炒烹炸，生生用酒池肉林把我那向佛的心断送了，也让红尘埋没了一介高僧。

额娘是祖母钦点的儿媳，祖母上过几年私塾，好诗文，我幼时在她膝下承欢，多少受些影响。那时住在一栋日本人留下的小楼里，每天吃罢早饭，祖母捧着线装书看诗词看唱本，我在一旁读我的小人书。记得小时候家里有好几大箱国民党时代的连环画，我囫囵吞枣地看过很多遍，许多成语典故都是在那里看来的。民国时期的书是繁体字，文字竖着排，从右向左看。我一直看这种书，上学后再看简体字，很长时间里不习惯，写作文有时候简体字繁体字分不清，还让语文老师训过。

祖母是个外表温婉如玉实则胆大包天的人，一生坎坷，诸多惊世骇俗之举，揍我也敢下狠手（虽然后来她不承认，说她只是吓唬吓唬我，从来没真正打过）。我私底下一直以为她在文革中的勇气堪比女英雄张志新：比如她敢顶着地主的成份大张旗鼓地晒旗袍晒呢大衣高跟鞋，还就晒在居委会主任的眼皮子底下。街道上一直给她办思想改造学习班，我猜她大概是每上完一个学习班就从箱子底下翻出一件老东西晒晒，然后再被揪去学习。不然别的地主只学一期就完了，她老人家黄埔一期二期 m 期 n 期 x 期……无限期地学下去，直学到华主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祖母正史野史，乡村野话，一肚子的故事。她讲牛郎织女，王母娘娘，海螺姑娘，也讲昭君出塞，细君嫁乌孙……孤独寂寞的童年，每天除了几个布娃娃几箱小人书，这些故事

是我唯一的伙伴。印象最深的是祖母讲的吕后把戚夫人做人彘的故事，听完故事我把我的布娃娃，邻居小朋友的布娃娃的胳膊腿都给卸了，人家哭着来告状，我被放到墙角罚站了一个多小时。许是小时候和亲的故事听多了，我一点儿也没有当公主的梦想，认为公主们生下来就是拿去和亲的，所以女儿一惹我生气，我就跺着脚要把她嫁到非洲去。也从来没有盼望过骑着白马的王子，我的白马是驼唐僧的-----一大块香喷喷的吃了长生不老的肉。

初中的历史老师很逊色，远远赶不上奶奶，活色生香的历史让他一讲，和开水泡饭一样索然无味。我翘他的课，他让背的大历年表也一律不背。偏他死盯着我，向家里告状，说我付不得辛苦。我和奶奶说他根本不懂历史，这么低的道行，怎么能教的我？今天回头一看，自己和那个蹩脚老师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半辈子过去了，还是痴痴癫癫地，不稼不穡，一事无成，更看不透世态炎凉世事险恶……读过的历史真是都读到狗身上去了。

祖母不重男轻女，对我和堂弟一视同仁。只是堂弟从小优秀，二十几岁就在麻省理工的刊物上发表英文学术文章，而我生性怯懦，除偶尔无知胆大外，基本胆小如鼠。读书也是一目十行，不求甚解，不把功名放心上。祖母曾担心我会一辈子堕落下去，幸好我有了女儿，转了心性，一心巴结正路，只可惜祖母这时已作古，看不到了。

姑姑说，爸爸是个狂生，他上学时最大的本事是一心多用。他上课永远在书桌下放一本小说，一边看一边听。老师把他叫起来提问“我刚才讲的什么”，他也对答入流。直到一位新调来的高中物理老师让他起立后先问他看的什么书，又胡扯八扯了一大通，最后笑眯眯地问他：“我刚才讲的什么？”他傻了眼，人生第一次阴沟里翻船。

爸爸有一架子的书，史记通鉴二十四史俱全。星期日叔叔来家，他们两个常常聚在

客厅里谈古论今。我在一边听的久了，偶尔也插插嘴，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地高谈阔论，卖弄卖弄学问。叔叔说我读史纯粹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拿和尚垫嘴，寻老道开心。他们两个都很头痛我引经据典：我的典故他们绝大部分找不到出处，因为我引用的是野史。去年叔叔的武侠小说再版，我请他和婶婶吃饭庆祝，他依然对我拿野史糊弄他耿耿于怀。我一直以为他生活中的金句远比他的小说精彩，比如他形容我大事不上心，专在小事上精雕细琢，“人家胭脂擦脸上，你把胭脂抹屁股上。”

小猫潘多拉来家是高中的事，我本想叫她李林浦，因为这小坏蛋真是口蜜腹剑，从骨子里坏到外面：我同学来找我，她又娇又嗲地和人家玩，然后趁人家不备时抡起爪子狠呼一个大嘴巴。我的一众死党都挨过她揍，但这帮人就是不长记性，每次见到她还是眉开眼笑，又搂又抱的，尤其一个男同学---他对猫如此，后来娶了太太对老婆也这样，他老婆三番两次跑去给别人当小三，但只要回来同他一哭，他肯定原谅她，依旧捧在手里当宝。我回国时和以前的狐朋狗友聚，奶奶太太们提及此事，我说你们都后悔了吧？放着这样又多金又痴情的老公不嫁，还是相识于微时，不是恨不相逢未嫁时。闺蜜们不以为然，当初看不上他，就是有钱了还是看不上他。

潘多拉的破坏力极大，养了十多年的蟹爪莲，米兰树都让她给撞翻了，我最得意的几幅工笔仕女也被她象卫生纸一样撕着玩了，毛线团更是千万不能让她逮到，逮到了不论桌子凳子，但凡有腿儿的都给你缠上毛线。额娘气极了训她：“我养一窝耗子也赶不上你能祸祸吧。”

（待续）

Novel <<Horse>> chapter 29-30 (Steven Neu)



Steven Neu, the author of <<Elegy of American Indians>> published in Canada. He lives in Calgary with his wife Eileen, son Craig, and dog Ace.



Chapter 29

This was the most pleasant day I have had since landing in America. I suggested to my wife and son that we go celebrate.

“Why? Today is Tuesday. Is it special?” my wife asked.

“Yup!” I said.

“Not my birthday, though,” she said.

“It’s not our wedding anniversary either,” I teased.

“Then for what?” she asked.

“I got a letter from my mom,” I said.

“We’re going to a restaurant to spend over 100 bucks just because you got a letter from your mom? Your mom writes you a letter every week! Are you crazy or something? I don’t want to go,” my wife said.

Before I replied, my son interrupted us. “Mom. You talk too much. Wanting to eat in a restaurant is the best reason to go,” he stated.

My son knew how to enjoy life and loved eating at restaurants. He said he would like to marry a chef when he grows up. “Restaurants are good but they are very expensive. You can’t afford to eat there every day. But if my wife was the chef, she could cook for me year around.”

“This letter is different from all the others,” I explained to my wife.

“How different? Your mom’s cold got better?” she said sarcastically.

I ignored her tone. “Do you remember Mah, my best friend? I told you all about him when we were dating. We lost contact for so many years, but I got news about him from my mom.”

Mah and I had been keeping in contact by mail after I left China. He suddenly cut ties with me when he was put in jail. I knew he did this on purpose. I believed that he would contact me again someday after his release. Now, the day I had been expecting finally arrived.

“Mah? Is he the one who knows Chinese Gongfu? He knocked down several bad guys in a matter of seconds? You told me about him, too. Can he beat Jacky Chan or Jet Li? Will you invite him to come and teach me Gongfu?” My son asked.

“That’s him. Jacky Chan and Jet Li would be hamburger meat after he was done with them. Yes! I will invite him to visit us,” I told him.

“Yahoo!” My son jumped up and threw his cap towards the air. “See, Mom, this is a perfect reason for us to go a restaurant.”

Mah finally found the convent Lin used to stay at. However, the new abbess told him that Lin and the previous abbess left for the United States two years ago and hadn’t been in contact since. They only knew that they went to Los Angeles. The abbess died from a failed surgery and Lin stayed.

In desperation, Mah visited my mom to ask for help. After many years as a

wandering monk, he had lost all my contact information.

I wrote to Mah, inviting him to America. One month later, Mah wrote me back and said he was refused by the U.S. embassy in Beijing. The official suspected Mah would “illegally” stay after a short visit. I wrote Mah and told him I had a friend who ran a small company. He would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getting a visa if a company sponsored him. Unfortunately, Mah was refused again. The embassy informed Mah that they had put him on a watch list for five years, which meant that the chance Mah getting a visa in five years was close to zero.

America is one of the greatest countries on the earth, like heaven. The embassy officers believed everybody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peopl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had a strong desire to move to the “heaven” of United States. However, space is limited in heaven.

God blesses Americans, not Mah.

I continued writing letters to Mah to comfort him. He still had a chance, no matter how small it may be. He shouldn’t give up. I told him that I knew a famous American professor in Chinese Buddhism. I would contact him in case he might be able

to help us. However, Mah suddenly disappeared and we lost contact again.

Mah was like a ghost in my dreams. While I was sleeping, he was there. When I woke up, he was gone.

I went to the restaurant again without my family this time. I ordered a big New York steak and drank ten bottles of beer. When I asked for more, a strong waiter told me that there was a bar just outside of the restaurant.

“You should leave and go over there,” he suggested, pointing at the door.

I thanked him and struggled to stand up. I was so drunk I couldn't walk. The restaurant manager asked for my home phone number and called my wife. When I got in the car, my son complained that I had gone to the restaurant without letting him know.

“I'm sorry sweetheart, but you are too young to drink beer,” I murmured.

“But I'm old enough to eat a New York Steak, aren't I?” he argued. Just like me, he loved his steak, very rare.

Chapter 30

Lin's company signed a big contract with China. In order to fulfill this contract on time, all managers and employees had to work overtime. After a few weeks, Lin felt

that she was at her breaking point. She was dizzy. She often broke out in full body sweats just sitting in her chair. She persisted. What else could she do? Even her manager Grace was working hard and was clocking more overtime than Lin.

On Friday night, Lin went to bed without eating anything. She was exhausted - almost like a dead person. When she woke up the next day, she realized she was sick. She felt like her head was cracked open.

The phone rang. Lin struggled to reach it in time. It was Nick.

“Hey, Lin! What a beautiful day! The sun is shining, there's a light breeze and there are flowers everywhere. After our lesson, do you want to go to the park for a walk?” He asked with the tone of a spoiled boy.

Lin was going to say she was sick and had to cancel their lesson. But she changed her mind. If she told Nick she was sick, he would come to her house to check up on her. She was uneasy about being alone with him in a private place. This didn't mean she disliked him. Just that she was still uncertain about how to relate to him one-on-one.

It might be better for me to walk a little bit in the sunshine and breathe some fresh air instead of just lying in bed.

“Okay, Nick, see you at the library soon,” she said, with a very weak voice.

“Are you okay, Lin?”

“I’m okay, Nick.”

Lin sat up and stepped down from the bed. She felt like the floor had turned into sand. She lost her balance and hit her head on the corner of the bedside table. Blood splattered out onto the carpet. She fainted...

Nick had been waiting over one hour for Lin. He looked at his watch over and over. “What the hell! It shouldn’t have taken her this long.” He called her again. No answer. “Some thing is wrong?” Suddenly, he recalled when he spoke with Lin earlier that her voice seemed weak. She sounded sick.

“Oh my God!” Nick shouted and jumped out of his chair. An old lady beside him was shocked and dropped her book to the floor. Like a gust of wind, Nick ran out of the library.

Twenty minutes later, Nick arrived at Lin’s apartment. He rang the doorbell, knocked several times, shouted, and finally tried to kick the door in. Lin’s neighbours were disturbed by all the noise and walked out to see what was going on.

“What happened?”

“Who is this guy?”

“What is he doing?”

“Should we call the police?”

People were whispering to each other when Nick approached them.

“Where is the fire axe? There is an emergency in this room!” Nick yelled. A lady pointed down the hall. He rushed over, grabbed the axe and ran back. He raised it up high and chopped down the door...

Shortly after, a roaring ambulance came...

Now, Lin lay in bed with her head bandaged, and she couldn’t stop Nick from visiting her at home. Every day, after work, Nick came and cooked for her. He bought her fresh fruit, vegetables and meat. He chopped them up and then tossed them into a big pot with boiling water. After they were cooked, he would add powdered cheese as seasoning. A weird smell filled the kitchen. Nick stirred the pot with a big wooden spoon. He tasted it.

“That’s pretty damn tasty!” he said with pride.

Lin didn’t like western style food. In the beginning, she was impressed. Nick worked so hard in the kitchen and expected her to eat as much as she could, so she forced herself to eat, without frowning.

Finally, Lin began to protest.

“Nick, please! You don’t need to do this everyday. I can order take-out myself.”

“Lin, please! What did the doctor tell you? Have you already forgotten? You always feel dizzy because you lack nutrients. You can’t get them from trashy take-out food. What I cooked for you is very healthy. I got these recipes from my father’s nutritionist. My old man only eats what his nutritionist recommends for him. His body is so healthy that his sex drive is as strong as mine...”

Nick immediately realized he had said more than he should have say in front of Lin. Making a face, he ran into the kitchen.

Lin couldn’t help but laugh. He is funny! She thought.

A few days had passed. Even though the food Nick cooked still tasted awful, Lin gradually felt herself getting stronger.

The following day, Nick brought Lin a bouquet of flowers and a card from her co-workers wishing her well.

“Amy organized this for you. They can’t wait for you to come back,” he told Lin. Smelling the flowers, she closed her eyes and smiled.

Nick watched Lin. Her smile was as beautiful as an angel’s. He had a strong desire to kiss her, but he managed to hold himself back.

God! Her face is just like a blooming flower. I want to hug and kiss her. No! It’s

not time yet. The hot tofu will burn your throat if you are in a rush to eat it. He learned this ancient Chinese saying from Amy. She was still teaching him the fine art of pursuing a Chinese girl.

A few weeks later, Lin went back to work.

Nick thought it was time now to ask Lin to be his girlfriend. He consulted Amy before he approached Lin.

After Nick told Amy what he was going to do, she stared at him without saying a word for a while.

“What? Why are you looking at me like that?” Nick asked.

“Why do you think it’s time to ask Lin to be your girlfriend?” Amy asked.

“Well, I saved her life. I helped her recover. I spent so much time with her. She should pay me back. This is what you taught me. Chinese people don’t like to owe anybody. Now, Lin owes me. If I ask her to be my girlfriend, she will accept my request.”

Amy shook her head. “Nick, it’s a good thing you asked me before approaching her, otherwise, you would be out of the game.”

“Why! Why!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Nick asked. He was stunned.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way, you shouldn’t ask for something in return after

you help someone. You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a Chinese person returning a favour, though. An ancient Chinese saying goes, you should return a barrel of water to who ever gives you a bowl. You helped Lin and she will not forget it. But, if you ask for repayment, she will despise you."

"Holy moly! The Chinese culture is complicated. In the west, we help each other because we expect help when we need it. Don't be hypocritical. Everybody does things for a certain purpose. Why do we worship God? Because we want to go to heaven. Why do you Chinese people worship Buddha? You beg for good fortune and luck from him. I love Lin. If I don't tell her, how the hell will she know?"

"Whoa, whoa, calm down! I won't give you any more advice if you talk to me like that," Amy warned.

"I'm sorry. So, what do I do now, my master?" Nick asked.

"Don't give Lin a chance to repay you for what you've done. Don't take any small offerings, either, such as dim sum or tea. Your final goal is to win her heart. She owes you, and she will stay with you to find opportunities to repay you, which will give you more time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How long will that be?" Nick asked, blinking his eyes.

"How long did it take you before you slept with your previous girlfriends?"

"Two weeks," Nick said.

"For Lin, you will have to wait for two years."

"What? Two years! Are you kidding me?" Nick shouted. He almost jumped out of his chair.

"Relax! I AM joking! Actually, it depends. I can't tell you how long it will take – but don't expect it in two weeks or even two months. Western people say that Rome wasn't built in one day.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a similar saying: a meter thick of ice isn't formed during one cold night. Nick, just keep this in mind. Making love takes only a few minutes, but getting love may take your whole life. "

"Holy smokes, Amy! The way you are talking you sound like Socrates, Plato or Aristotle. I don't want this to be so complicated. Simply, I believe in order to get love, one must make love."

(To be continued...)

中国管道、储气库、LNG 接收站现状 (中国石油)



目前，我国油气骨干管网保障体系基本形成，覆盖我国 30 多个省区市和特别行政区，近 10 亿人受益。

2018 年年底，中国天然气长输管道总里程近 7.6 万公里。LNG 接收站总接卸能力达 6695 万吨/年。LNG 接收和储备是我国重要的调峰手段。

预计到 2020 年年底，LNG 接收产能有望达到 8270 万吨/年，较 2017 年年底增长 46.63%。

历经近 20 年的发展，中国地下储气库的建设刷新了地层压力低、地层温度高、注采井深、工作压力高等 4 项世界纪录。

未来 10 年，将是储气库建设发展高峰期和战略机遇期，加速补齐天然气储存能力不足的短板，大量建设储气库势在必行。

01 我国天然气管道现状

目前，我国陆上油气管道基本形成了连通海外、覆盖全国、横跨东西、纵横南北的全国性原油成品油和天然气管网供应格局，我国油气骨干管网保障体系基本形成，覆盖我国 30 多个省区市和特别行政区，近 10 亿

人受益，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国天然气供需结构



根据中国石油《2018 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天然气运输管道里程约为 7.6 万公里，与我国国土面积相比，管道密度仅为 7.9 米/平方公里。我国天然气资源分布不均，国内天然气大部分分布在西北、西南盆地，其中塔里木盆地、鄂尔多斯地区及四川地区天然气储量较大，而我国天然气消费地区主要集中在中东部，资源分布与消费的不匹配带来了天然气的运输需求，同时我国与俄罗斯加强了天然气贸易，与哈萨克斯坦等国共同开发油气资源，在天然气进口中对管道运输的需求在同步扩大。

随着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对天然气的需求与消费扩大，天然气管道建设势必要加快，形成密度较高的天然气管网，满足生产运输需求，国家为推动管网建设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油气管网建设。2010 年国家发改委就已经提出“管网独立”的设想，2014 年《油气管网设施公开开放监管办法(试行)》的发布，为我国油气管道建设带来了新机遇。2017 年《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指导意见》中提出“管网独立，管输与销售分开”的指导意见。

在《中长期油气管网规划》中，2020 年末我国油气管道长度要达到 16.9 万公里，其中天然气管道长度要达到 10.3 万公里，2025

年达到 16.3 万公里，而目前我国油气管道长度仅为 12.23 万公里，其中天然气管道长度约为 7.6 万公里，与国家目标差距较大。

过去 10 年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国骨干管网建设掀起新高潮。中国石油陆续建成投产了西气东输一线、二线、三线和陕京管道系统、中俄原油管道、中缅油气管道等一批重点工程，构建东北、西北、西南、海上四大油气战略通道，基本构成“西油东送、北油南运、西气东输、北气南下、缅气北上、海气登陆”的油气供应格局，油气骨干管网基本形成，总里程超 10 万公里。

另外，天然气支线管网和城市管网的建设，使互联互通进一步升级。通过互联互通，现有的管道能力有效联通、整合，促进天然气资源调配更加高效、便利。目前，互联互通在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如果国内大部分县县管道能够联通，资源的串供和互保能力将十分惊人，必将对调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02 中国天然气储运发展状况

管道建设稳步推进。2018 年年底，中国天然气长输管道总里程近 7.6 万公里。鄂安沧输气管道一期、蒙西管道一期、中缅管道支干线楚雄至攀枝花天然气管道投产，加上中俄东线、潜江—韶关天然气管道已部分完工，估计全年建成跨省干线管道 1540 公里。此外，南川水江—涪陵白涛国家重点天然气管道工程开工建设，计划 2019 年 10 月投运，建成后将有利于涪陵页岩气外输。区域管网建设持续推进，广东天然气管网粤东、粤西、粤北三地 6 个主干管网项目动工，计划 2020 年底建成。

LNG 接收站加快投产。截至 2018 年年底，我国 LNG 接收站总接卸能力达 6695 万吨/年。

我国在建 LNG 接收站 7 座，一期接收能力为 1620 万吨/年。另外，唐山、青岛、如东等 LNG 接收站开启扩建工程，投产后接收能力将显著提升。

储气库工作气量显著提升，多储气库项目准备启动。2018 年，我国已建储气库扩容稳步推进，国内第一座民营储气库——港华燃气金坛储气库一期投产，中国石油顾辛庄储气库投运，中国石化文 23 储气库初步完工。截至 2018 年年底，我国累计建成 26 座地下储气库，调峰能力达 130 亿立方米。

天然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工程顺利推进。2018 年 2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加快推进 2018 年天然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重点工程有关事项的通知》，部署了十大互联互通重点工程。截至 2018 年底，中国海油蒙西管道一期与天津管网、中国石油大港油田滨海分输站与中国石化天津 LNG 接收站、中缅管道与北海 LNG 接收站等互联互通工程已经完工投运。川气东送管道与西气东输一线联络线工程即将投产，新奥舟山 LNG 接收站外输管道与浙江省管网预计 2019 年建成。

03 LNG 接收站现状

LNG 接收和储备是我国重要的调峰手段。国家在《天然气“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提出，“逐步建立以地下储气库为主，气田调峰、CNG 和 LNG 储备站为辅，可中断用户调峰为补充的综合性调峰系统”。中长期来看，地下储气库具有容量大、经济性好、不受气候影响、安全可靠等特点，是调节季节性峰谷的最有效方式。但是受到库址选择要求苛刻、建设周期较长、商业模式盈利困难等因素制约，地下储气库的建设及发展任重道远，而利用 LNG 接收站进行调峰则是我国近几年来最重要的调峰手段。和地下储气库调峰相比，利用 LNG 进口调峰有着选址相对灵

活、建设周期短、机动性高等特点，在我国地下储气库建设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接收站成为制约 LNG 进口的关键因素，近年来接收站建设提速，但是由于建设周期至少需要 3 年，短期内产能释放有限。2017 年以来，江苏启东、广东揭阳、天津等接收站项目陆续投产。浙江舟山、广西防城港、江苏江阴及广东潮州等项目有序推进，已陆续投产；宁波二期、舟山二期、浙江温州、滨海等项目陆续开工。根据现在的在建及规划项目进度，预计到 2020 年年底，LNG 接收产能有望达到 8270 万吨/年，较 2017 年年底增长 46.63%。

中信建投证券分析师认为，中国天然气需求保持高速增长，加大 LNG 进口是必然选择。需求方面，由于受能源结构升级和环保需求推动，《天然气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 2020 年天然气消费占一次能源比例从 2016 年的 6.3%提升到 8%至 10%，据此测算，2020 年之前我国天然气消费量 CAGR 将保持 15%左右。供给方面，国内天然气供给由国

产气、进口管道气、进口 LNG 三部分组成，其中国产气、进口管道气供应量相对稳定，加大海外 LNG 进口是补充国内用气缺口的必然选择。未来国内天然气需求提升是大势所趋，整个行业将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建议关注天然气全产业链，特别是 LNG 进口产业链相关的投资机会。

10 月 18 日至 10 月 24 日，国内 LNG 价格整体上涨，不过各个区域内呈现出涨跌互现的现象。北方工厂根据区域内供需情况调整报价，价格涨跌互现；华东主要以下跌为主；华南地区，黄冈 10 月 20 日开始停装，部分接收站上调报价。在北方地区正式开始大规模供暖之前，需求暂无强力支撑，预计以盘整弱势为主。

04 我国储气库现状

历经近 20 年的发展，中国地下储气库的建设刷新了地层压力低、地层温度高、注采井深、工作压力高等 4 项世界纪录，解决了“注得进、存得住、采得出”等重大难题，建库成套技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虽然取得巨大进步，但是根据国际经验，地下储气库工作气量一般不能低于天然气总消费量 10% 的红线，而目前我国只有 4%左右，储气能力存在巨大缺口，远不足以应对调峰保供的严峻挑战。另外，我国储气库刚刚进入快速发展初期，基础设施依然存在较大不足。

根据中长期的规划，未来中国将形成以西部天然气战略储备为主、中部天然气调峰枢纽、东部消费市场区域调峰中心的储气库调峰格局。目前，以中国石油为建设主体，中国的储气库建设已经进入加速期。

“到 2030 年如果我国天然气消费达 5000 亿立方米，则至少要 500 亿立方米以上的地下储气库的工作气量，我们现在只有 100 亿立方米，所以未来需要增加 400 亿立

方米，这个工作量很大。”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总经理马新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 10 年，将是储气库建设发展高峰期和战略机遇期，加速补齐天然气储存能力不足的短板，完善我国天然气产业链，大量建设储气库势在必行。

事实上，加快我国储气调峰能力建设任重道远。当前储气库建设面临诸多掣肘，比如，储气库投资、建设与运营主体尚未实现归口统一管理，协调环节多，职责相对分散，难以发挥整体优势；储气库相关政策支持、法规等尚未真正落地(如用地审批、调峰气价政策等)，难以实现储气库业务可持续发展；天然气生产、运输、终端销售均有调峰责任义务，各方承担职责尚未落实到位，整个天然气产业有效联动机制尚待进一步理顺。

我国地下储气库分布情况



国家管网公司揭开面纱（北京日报）

已酝酿多年的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家管网公司”），终于揭开神秘面纱。上游油气资源多主体多渠道供应、中间统一管网高效集输、下游销售市场充分竞争的“X+1+X”油气市场新体系基本确立。传统上中下游一体化经营模式的打破，也意味着国内油气行业市场化改革已步入深水区。

打造油气干线“全国一张网”

新成立的国家管网公司主要从事油气长输管网及其调峰设施的投资建设、调度运行、公平开放和油气管输服务，将统一负责全国油气干线管网的建设和运行调度，形成“全国一张网”，在应急保供下可统一调度所有互联互通管网，以提高油气管网安全运行系数和管输保障能力。此外，国家管网公司还将加快推进互联互通工程、LNG 接收站等基础设施建设，承担部分保供责任，为保障民生用气发挥积极作用。

对外界关注的国家管网公司持股比例问题，目前并没有官方消息。但据业内人士透露，新组建的国家油气管网公司列入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系列，国资委、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持股比例分别为 40%、30%、20%、10%。三大石油公司全资或控股的干线管网、持有的省级管网股权、部分 LNG 接收站和储气库、管网调度业务等资产将被纳入。

从内部架构看，国家管网公司将设原油、天然气、成品油三大事业部。中石油总经理张伟将担任国家管网公司董事长，中石油副总经理侯启军将出任国家管网公司总经理。

破解管网公平开放难题

石油天然气管网属于基础设施，相当于运输石油和天然气的高速公路。但一直以来，我国油气管网建设和运营，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型央企手中。截至去年底，我国共有油气主干管道 9.6 万公里，其中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分别占 63%、31%、6%。同时全国省级干线管网 2.5 万公里，三大石油公司与其他主体各占 50%。

但管网这种高度集中的状态，并不利于管网建设、资源调配、市场保供，尤其不利于对第三方的开放。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高级经济师刘满平认为，现有机制制约其它主体进行管网投资，导致管网建设存在短板。而由于不同的管线由不同的企业投资建设，建成后的管网基本相互独立运营，导致管网之间互联互通程度较低。

“由于管网相对独立分散，缺乏统一整体规划和统一调控机制，管网公平开放难以实现，导致重复建设和运行效率低下并存。”他表示，成立国家管网公司可以更好地解决管网互联互通和向所有用户公平开放的难题。

按规划，到 2025 年我国油气管网规模达到 24 万公里。这意味着在未来 5 到 6 年间，新建油气管网总长度将超 10 万公里。国家管网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国油气资源消费增长较快，未来其需求还将持续增长，国家管网公司将随着我国能源产业的发展而不断成长。目前我国油气管道密度相较于管网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增长空间，管道运输能力有待提升。

推动油气价趋向更合理

“国家管网公司成立后，可以推动形成上游油气资源多主体多渠道供应、中间统一管网高效集输、下游销售市场充分竞争的油气市场体系。”国家管网公司相关人士表示，

这有助于形成市场化油气价格机制，从而使油价和气价更为合理。

隆众资讯认为，国家管网公司成立后，天然气买卖模式将出现变化。上游企业负责勘探开发、生产，国家管网公司负责运输，终端用户使用，而国家管网公司并不参与上游资源和下游市场的竞争性交易，这将营造公平、公正的天然气市场。

这场变革中，对各市场主体的影响如何？刘满平认为，对现有石油央企来说，管网被剥离以后，其上中下游一体化经营模式将被打破，仅剩上游生产、下游销售与终端两大业务单元，原来凭借管网自然垄断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将丧失。但对整个油气市场来说，有利于增加油气市场主体，有利于油气生产和供应企业公平竞争，有利于改进对垄断环节的监管，有利于优化油气市场结构



欧佩克对油市场的影响力有多大？ (中国石油石化)



欧佩克已经从国际原油价格的制定者转变成国际期货市场原油价格的接受者。

在沙特竭尽所能说服其主要竞争对手伊朗进行合作之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终于艰难达成增产协议。这一过程正如 2016 年达成减产协议一样，充满了其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巨大分歧和争议，以及在成员国内部不平衡的减产份额。在欧佩克公布达成增产协议之后，世界石油市场做出了相反的解读，原油价格不跌反升，当日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50 美元/桶，报收于 75.55 美元/桶，上升 3.4%；WTI 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4 美元/桶，报收于 68.58 美元/桶，上升 4.6%。

对于欧佩克达成增产协议之后，国际主要原油期货价格出现的大幅度上涨，市场普遍解读为所达成的增产协议没有提出明确的增产目标，实际增产幅度可能在 60 万桶/日至 80 万桶/日，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 100 万桶/日的增产幅度。再加之美国近期宣布了对欧佩克主要产油国伊朗和委内瑞拉逐步升级的制裁，严重打击了交易者对世界石油市场稳定供应的预期，导致市场总体上认为欧佩

克达成的增产目标在现实中较难达成，市场供求状况短期内难以转变，依然保持供应紧张局面。除此之外，此次欧佩克最终达成增产协议的大背景包括了伊朗和美国两大因素。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指责欧佩克执行的限产协议导致了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公开呼吁欧佩克增产 100 万桶/日以上，并使诸多业内人士对特朗普的做法产生了极大困惑。另一方面，伊朗基本没有受到目前欧佩克限产协议的影响，某种程度上，由于奥巴马时期致力于达成的六国伊核协议，使伊朗成了欧佩克限产保价的受益者。而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提出将对伊朗实施最高、最严厉制裁之后，则意味伊朗的石油工业将遭受到打击，使增产协议的实际效果打折扣。在这样的时间点上，维持现有较高的油价将最符合伊朗的利益，使伊朗能够利用在美国真正实施制裁之前时间尽可能多地出口原油。这也是欧佩克在此次会议期间面临来自伊朗坚决反对的重大原因所在。

事实上，欧佩克在 WTI 和布伦特等国际原油期货市场发展之后，欧佩克就已经渐渐失去了对国际原油价格的定价权和关键影响力。欧佩克是作为世界石油市场的垄断组织出现的，其成立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协调各成员国的石油产业政策、商定原油产量和原油价格，通过公布一揽子油价的方式影响国际石油价格的运行。但是，随着原油期货市场的设立和发展，国际原油价格的定价权已经逐渐被期货场所取代。同时，加之原油期货市场建立之后，美国在格林斯潘主政美联储时期和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世界主要经济体或国家的货币政策呈现出了连续的宽松，大量的机构投资者开始参与原油期货市场交易，并依靠其巨大的资金规模和成本优势，逐渐发展成为原油期货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其对市场的影响力也渐渐超过了以套期保值为主要目的的商业交易者，原油期货市场的金融属性凸显。这导致原油期货市

最终与原油现货市场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市场，但期货价格却成为了现货市场的定价基准。

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油期货市场更多地受到了交易者预期和交易者情绪的影响。其中，交易者预期中最主要的包括对原油供给和需求的预期，以及对货币政策变化的预期，近年来又逐渐加入了对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等国际重要原油库存数据变化的预期。一旦现实发生的状况或官方公布的数据与交易者的普遍预期发生较大差异，市场将不顾实际情况而做出激烈反映，有时甚至出现相反的市场表现。

此次，欧佩克达成增产协议后价格不降反升，就是预期因素在发挥作用。当然，从交易的角度看，也可以看作前期的交易价格已经反映了市场的普遍预期，而一旦现实与预期发生差异，市场交易者将做出调整，这难免出现市场矫枉过正。交易者情绪则是在交易者之间不断传染的一种对市场变化总体感受的汇总。这就像庞氏骗局中所产生的传染一样，最终将对市场的健康运行产生深刻影响。因此，欧佩克产油国的石油公司或其他机构虽然参与原油期货市场的交易，但在整个原油期货市场中，其影响力相对不大，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原油期货市场运行的轨迹和最终形成的价格。



除了对国际原油期货市场的影响力因素之外，欧佩克各成员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面临着逐渐分化的风险，对达成增产或减产协议的难度越来越大。向国际石油市场出口原油所获取的石油收益，是欧佩克产油国重要的经济支柱和国家财政收入来源。随着油价的变化，欧佩克国家的国际收支账户由2012年的盈余5111.8亿美元，到2015年发生亏损970.7亿美元，2016年油价虽有回升，但当年依然亏损361.8亿美元，2017年转为盈余764亿美元也仅是2012年的14.95%。各成员国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和国际收支压力，宏观经济状况恶化，货币相继贬值，以及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不同等因素，导致了对石油利益的不同诉求，并经常在欧佩克会议上得以展现。比如，沙特是欧佩克第一大产油国，为了发挥和保持在欧佩克的影响力，不得不经常做出妥协，成为欧佩克产量的调节阀，以尽可能促使欧佩克能够达成关键性协议。

同时，沙特又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战略盟友，在欧佩克议题设置和会议讨论、最终协议等方面，有时也不得不考虑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需求。另一方面，伊朗和委内瑞拉与美国政治关系持续紧张，美国不断强化针对这两个国家石油工业实施制裁，这也导致其必然基于现实需求在欧佩克内部争取最多、最大的利益，以维持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和满足人民基本生活的需要。而至于安哥拉、利比亚、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厄瓜多尔、加蓬等国家则经济实力羸弱，更加易于受到原油价格变化的制约和影响。欧佩克内部主要成员国的利益诉求渐趋分化，国家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单一，对原油价格承受力显著不同，这都增加了欧佩克形成统一决策、达成统一协议的难度。也就是说，只有在市场最为恶化的情况下，欧佩克才有可能形成一致的共识，达成一致协议。

此外，欧佩克的国际石油市场份额也大不如前。按照欧佩克公布的数据，虽然从原油储量的角度看，欧佩克占世界总储量的比例由 1960 年成立时的 71.7% 上升到了 2017 年的 79.8%，储量增长较为稳定。但从原油产量的角度看，2017 年欧佩克原油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为 43.53%，与 1960 年的 39.47% 比较，仅上升了 4.06 个百分点；与最高时 1973 年的 54.15% 则下降了 10.62 个百分点，特别是自 2008 年以来基本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从国际原油出口的角度看，1980 年欧佩克原油出口占世界原油出口的比例为 68.21%，2017 年为 55.55%，下降了 12.66 个百分点；从近年情况看，2017 年占比较出现下降拐点时 2012 年的 61.36% 下降 5.81 个百分点，且呈现出稳定的下降趋势。世界石油市场供应国多元化格局的变化引起了欧佩克份额的下降，必然导致其影响力下降。



总之，欧佩克虽然作为世界石油市场的一个重要组织依然存在，但是随着世界石油工业的发展，原油供应国和出口国已经呈现出多元化，再加之世界政治经济和地缘政治局势的演变，以及欧佩克成员国利益诉求的分散化，欧佩克对世界石油市场的影响力已经下降。同时，伴随着国际原油期货市场发展，以及金融机构携其资金优势更频繁、更深入地参与国际原油期货市场交易，金融属性凸显，影响期货市场价格的因素与市场预期和情绪、货币政策和金融环境等高度相

关，渐渐使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分离为两个不同的市场，而欧佩克除了能够影响基础的原油供需因素外，无力对美国的货币政策、投机性交易者的进出和参与期货市场交易的深度、市场预期及情绪变化等其他因素产生足够影响。

随着这些国际原油价格形成因素和环境的变化，欧佩克已经基本失去了对国际原油市场的重大影响能力，已经从国际原油价格的制定者转变成为国际期货市场原油价格的接受者。



所有内容均来自网络和作者投稿，本刊仅提供平面载体供大家方便阅读。我们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者完整性不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不对文章观点负责。版权属于原作者。

All contents are from Internet and submissions. FLOW magazine only provides a convenient platform for everyone to read. We remain neutral on the text. We are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accuracy, reliability or integrity of the contents contained. The copyright belongs to the original author.